丁巳復辟的醞釀

胡平生

一、前　言

本文係整個丁巳復辟研究的前半部，主要是探討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死至民國六年（丁巳年）七月一日張勳等人簇擁溥儀復位之間復辟派分子的陰謀和活動。尤其着重於擁兵數萬盤據徐州的張勳及與其有關的時局異動，例如張勳主持四次徐州會議以培養勢力，以及復辟派分子頻頻與德、日兩國人士接觸以尋求外援，經過一年的醞釀，終至張勳利用府院衝突的機會，以調人的姿態率兵北上，遽然發動復辟，民國命脈竟爲之中斷。

二、張勳與徐州會議

㈠第一次徐州會議（民國五年六月）

第一次徐州會議爲南京會議的副產物，自從民國五年三月廿二日袁世凱撤銷帝制後，南北爭執的焦點，全在袁氏的去留問題。南方護國軍的態度極爲强硬，不稍妥協。袁氏爲了緩和各方的反對，便一面散布請假養痾命黎元洪代理國務之說，同時又挽其總統府英籍顧問莫遜禮(George E. Morrison)倡議非袁氏不足以收拾時局，暗爲維護；並向未獨立各省揑造護國軍將舉岑春煊爲總統，岑若被舉，各省大吏將皆罷斥。且預由總統府擬具推戴袁氏復任總統的電文，交各省將軍、巡按使候令拍發，特派阮忠樞至南京，懇請江蘇將軍馮國璋聯合各省首倡挽留袁氏，馮不肯，阮轉乞張勳，張立卽允諾，電詢各省，結果僅直隸將軍朱家寶、安徽將軍倪嗣冲二人響應，其他皆默無表示。[1] 旋經阮忠樞再三懇求，馮國璋但允聯合各省，擔任調停。五月五日，馮親由南京前往蚌埠見倪嗣冲，次日，又約同倪至徐州晤訪張勳

1　游梅原：中華民國再造史（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民國五十七年），頁九二。

，即由馮、張、倪三人聯銜，電告中央，並致電未獨立各省，謂我輩既以調停自任，必先固結團體，然後可以共策進行，言出爲公，事求有濟，請各省派全權代表一人，於五月十五日以前齊集南京開會協議。[2]

五月十八日，南京會議正式開幕，出席的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爾、熱河、綏遠十五省區和上海、徐州、蚌埠的代表，共計二十餘人。[3] 會議的目的，表面上是爲調停南北的歧見，實則馮國璋是想利用該會造成以他爲首的第三勢力，而張勳也想做該會的盟主來進行復辟，倪嗣冲則思盡力匡復洪憲王朝。[4] 三人各有所圖，貌合而神離，南京會議的不能有成，已可預見。至五月二十二日，與會代表雖迭經商議，迄無定論，於是馮國璋主張電請獨立各省派員赴南京加入會議，解決善後方法，與會代表皆無異議，遂行散會。馮即命其秘書廳拍發電報，請獨立的五省選派政治法律專家爲全權代表，或五省共派數人，或每省各派一、二人前往南京，與十七省代表公同研究，議決實行。[5]

然而馮國璋此舉招致張勳的憤恨，張勳一向反對與南方言和，當即通電各省，反對袁氏退位，並主張以武力對付南方護國軍。他表示他本人可出兵三萬，加上奉天兩萬，河南一萬，安徽一萬，及各省能撥之兵，約計不下十餘萬人。以此雄厚兵力，「何難一鼓蕩平，滅此朝食。」至於督師人選，他揚言「勳雖不敏，願任其難。」[6] 袁世凱原想利用南京會議來達到他留任總統的目的，後見馮國璋並無擁護他的意思，遂決定訴諸武力，帝制派的倪嗣冲、段芝貴、劉冠雄等人皆力主與南方開戰。袁氏一方面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一方面積極拉攏張勳、倪嗣冲抵制和破壞南京會議，想借張、倪之力來扭轉情勢，留任總統。五月二十五日，袁氏的親信阮忠樞密函張勳，提出幾項建議，以備張勳採擇：㈠擬請張勳商同倪嗣冲迅約各省同志代表，彙集徐州，結成團體，預備各種抵制南京之法。㈡各省長官對張、倪向表同情者，而其所派代表，巧弄唇舌，當場搗亂者，擬請張、倪迅電該省長官，詰問是否與其代表同一意見，如非同意，即電請其撤回原代表，另派新代表。㈢張、倪可

2 同上，頁一三〇。

3 黃毅：**袁氏盜國記**（臺北，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一年），上篇，頁一五四～一五五，載有南京會議十七省區代表名單，計江西何恩溥、程用傑，山西崔廷獻、李毅，山東孫家林、丁世嶧，河南畢太昌、葉濟，奉天趙錫福、劉恩洪，吉林張恕、戴藝簡，黑龍江李莘林，湖南陳嘉時，湖北馮煦、楊文愷，福建賈文祥，上海趙禪、王濱，直隸吳燾、劉錫鈞，熱河夏東驍，哈爾濱何元春，綏遠熊開先，徐州萬繩栻，蚌埠裴景福。

4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三聯書店，一九五七年），第一册，頁二一六。

5 中華新報館編：**護國軍紀事**（上海，民國五年），第五期，紀事，頁九五～九七。

6 同上，頁九八～九九。

以長江巡閱使、副使名義，另行召集沿江各省代表，成一團體，發表宗旨。㈣無論用何方法，凡由張、倪召集各省代表，結成團體後，卽可聯盟簽約，推其中一、二人爲盟長、副盟長，專以挽留袁氏，勿遽退位，爲惟一的根本主旨。㈤聯盟簽約後，卽可正式報明中央政府，並通電宣告各省，謂聯盟者已主張一致，不得再有磋商餘地。有異議者，當公同以强硬的手段對待。㈥袁氏卽允退位，聯盟各省當正式發表意見，以大義相責。[7] 這些建議對於張勳當有所啓發，日後張勳召開徐州會議，與各省結成團體，簽訂盟約，或許就是以此爲藍本。至五月三十日，馮國璋接獲張勳贊成解散會議的覆電，而獨立各省也電馮拒絕與會，馮知調停無望，卽於當日宣布解散南京會議。

南京會議解散後，張勳卽邀約各代表至徐州開會。適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殁，消息傳到南京，部分代表遂動身前往徐州。六月九日，徐州會議正式開議，出席的有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河南、山西等省及京兆、熱河、察哈爾等特別區的代表，與徐州鎭守使張文生、徐海道尹李慶璋、安徽將軍署參謀長萬繩栻共十六人。[8] 由張勳擔任主席，提出要綱十條：㈠尊重優待前清皇室各項條件。㈡保全袁大總統家屬生命財產，及身後一切榮譽。㈢要求政府依據正當選舉手續，速行組織國會，施行完全憲政。㈣催促滇、黔、桂、粵、浙、蜀、陝、湘各省取消獨立，若固執成見，仍以武力解決。㈤絕對抵制迭次倡亂一般暴烈份子參與政權。㈥嚴整兵備，保衞各本省區地方治安。㈦抱持正當宗旨，維持國家秩序，設有用兵之處，所需軍旅餉項，仍當通力合籌。㈧擬俟國事稍定，聯名電請政府罷除苛細雜捐，以蘇民困。㈨嗣後中央設有弊政，足爲民害者，務當合力電爭，以盡忠告之義。㈩中央實行滅政，固結團體，遇事籌商，對於國家前途，務取同一態度。[9] 經各代表詳加討論，均一致贊成，卽由張勳通電昭告未獨立各省軍民長官。是日，張勳並在會場中宣稱復辟之說非所主張。翌日（六月十日），又致電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否認企圖復辟，其電文略謂：

> 勳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總統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對人言，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負，第此純係私感。至大勢所趨，則勳素以國家爲重，萬不肯以一毫私見羼於其間。今者國家多故，變出非常，適勳邀

7 見史華輯：「張勳藏札」，**近代史資料**，總號第三十五號（北京，一九六三年），頁三～四。

8 **大中華雜誌**，二卷七期（上海，民國五年七月二十日出版），時事日記，頁一〇。**中華民國再造史**，頁一四五。又據北京之**順天時報**（五年六月十六日）所載「張勳佳日之通電」，謂出席此次徐州會議的係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山西、河南、新疆、京兆、熱河、察哈爾各省區的代表。

9 **順天時報**，五年六月十六日，「請看張勳佳日之通電」。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上海，民國六年），卷上，頁四～五。

集各省代表在徐集會，並有謠傳謂勳主張復辟，業於昨開會時當衆宣言，實無其事。10

張勳所以一再「闢謠」，是由於當時各報競相登載他主張復辟，甚至謂六月七日，奉天將軍張作霖接悉張勳的電報，其中有「袁氏辭世，此時收拾時局之策，除擁戴宣統復辟外，別無良策，望公協力一致，以期達到目的」等語。11 北京順天時報並指稱：據政府確實消息，張勳確有是電，並有帶兵入衞京師之語。聞前國務卿徐世昌爲維持大局起見，已派印鑄局長吳笈孫前往徐州疏通一切。12 又謂張勳在徐州會議席間首唱擁立宣統復辟之議，以無人贊成，其議遂歸消滅。13 種種報導，喧騰一時，因此，張勳召開徐州會議的眞正目的，也倍受各方重視而議論紛紛。

單就張勳提出的十條要綱看來，徐州會議的重點，似在以武力威嚇民黨、向政府邀索餉糈，並假借維持國家秩序名義，造成介於中央政府與南方民黨之間以張勳爲首的第三勢力。試觀要綱第四條、第五條，便是針對民黨而發，所謂暴烈份子，卽指反對帝制，從事討袁活動的民黨人士。第七條、第八條，旨在籌措餉項，以備用兵。第九條、第十條，是企圖自立門戶，挾與會各省區爲後盾，以干犯國政。至於除各條要綱所標示的以外，張勳是否另懷居心，別有圖謀，已無法斷言。不過據深悉復辟內幕的孫毓筠指稱：袁氏病歿，南京、徐州迭開會議，均將復辟一事列入議案。14 復辟要人陳曾壽之弟陳冷汰亦謂：丙辰（卽民國五年）六月的徐州會議，實爲復辟的嚆矢。15 由這兩則記述，或可略窺張勳召開此次徐州會議的眞正目的。要綱的各項主張，也許祇是手段的運作，皆在爲復辟鋪路而已。

因此，第一次徐州會議結束後，張勳便積極進行要綱的各項主張。北洋軍人也以袁氏猝逝，頓失重心，深懼南方民黨勢力向北擴張，於己不利，多順應張勳的倡議，一致行動。其時，黎元洪已於六月七日就任民國大總統，六月二十九日，申令仍遵行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所公布的臨時約法，並定八月一日召集舊國會，特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六月三十日，段組織新內閣，任唐紹儀爲外交總長，許世英爲內務總長，陳錦濤爲財政總長，程璧光爲海軍總長，張耀曾爲司法總長，孫洪伊爲教育總長，張國淦爲農商總長，汪大燮爲交通總長，段祺瑞自兼陸軍總長。16 這批閣員

10 陶菊隱：**督軍團傳**（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本，民國六十年），頁一五。

11 **順天時報**，五年六月九日，本社專電。同日，上海之時報，譯電，亦有類似的報導。

12 **順天時報**，五年六月十五日，「徐菊老派員往說張少軒」。

13 **同上**，五年六月十三日，「張少軒又開七省代表會議」。

14 孫毓筠：「復辟陰謀紀實」，載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之**時報**及**中華新報**。

15 〔陳〕冷汰：「丁巳復辟記」，**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八年第一期，頁一一〇。

16 **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影印本），民國五年七月一日，命令第一七六號。

中，南方派(卽民黨人士)實佔多數，且獲得外交、內務、財政、海軍四個要部。不像民國元年的唐紹儀內閣，南方派僅得教育、司法、農林、工商四個閒曹。[17] 至八月一日，舊國會恢復，是日，參衆兩院議員五百十九人，齊集衆議院，擧行開會式。[18] 恢復後的國會，其議員人選雖與以前稍有出入，但是具國民黨籍的，尙有四百餘人，仍佔絕大多數。[19] 是以，張勳等抵制民黨，便從打擊國會，排斥閣員着手。

首先，張勳對於恢復臨時約法一事大表反對，同時也不贊成恢復民國三年五月一日所頒布的新約法，他主張重新組織國會，選定起草委員，制定新憲法。並且與江蘇將軍馮國璋、長江巡閱副使倪嗣冲、山東將軍張懷芝、江西將軍李純、河南將軍趙倜、察哈爾都統田中玉電商，擬將此項意見，電告政府。[20] 七月六日，北京政府取消將軍名號，改各省督理軍務長官爲督軍，巡按使爲省長，任張勳爲安徽督軍，倪嗣冲爲安徽省長。張、倪遂深相結納，協同一致，運動各方，以抵制民黨。

八月五日，屬於民黨份子的新任司法總長張耀曾（字鎔西，雲南大理人，時爲衆議院議員，係國民黨籍），乘法國郵船阿多士號自雲南抵達上海，同船至滬的尙有國會議員袁嘉穀，雲南督軍唐繼堯所派代表陳鈞（字和庭）、葉荃（字香石），及隨員、副官、護兵、僕從等二十餘人，均暫寓英租界湖北路孟淵旅社。八月七日，英租界捕房接洋藥公所密報，謂有雲南來滬官員，私帶大量煙土，當卽派員前往孟淵旅社搜查，結果在孫世奇（孫係唐繼禹的副官，唐爲唐繼堯之弟，時任雲南省警務處長及省會警察廳長）房間搜獲煙土四箱，足足有一千磅重。翌日（八月八日），又在閘北華興路道尹公署附近空屋內搜獲煙土二十箱，約六千磅左右。一時喧傳運滬煙土有六十箱之多。除當場拘走孫世奇之外，先後被捕的有陳鈞、葉荃、王九齡（字竹村，日後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王鐵山（一作王鐵珊），以及在滬代爲寄存煙土的前光復軍統領李徵五。經會審公廨訊鞫，始知煙土爲唐繼禹帶滬之物，唐因事前往廣東肇慶，尙未抵滬。後葉荃、陳鈞被判無罪開釋，王九齡禁押九個月，孫世奇禁押四個月，王鐵山禁押三個月，均不准改科罰金。李徵五罰洋一千元，煙土二十四箱送交海關銷燬。[21] 這就是各方矚目的煙土案。

煙土案發生時，張耀曾正在杭州與浙江督軍呂公望洽商要事，聞訊，卽於八月九日，撰妥啓事一則，在上海報紙上發表，聲明這次由滇來滬，僅携有隨身行李六

17 謝彬：**民國政黨史**（臺北，文星，民國五十一年），附錄一，「中國內閣更迭史」。

18 顧敎鍒：**中國議會史**（臺中，東海大學，民國五十一年），頁一三二。

19 楊幼炯：**中國政黨史**（臺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五年），頁八八。

20 **順天時報**，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張勳對於約法之意見」。

21 參閱**大中華雜誌**，二卷九期，時事日記，頁五～六。**東方雜誌**，十三卷九號，中國大事記，頁三～四。**時報**，五年八月九日至十九日之本埠新聞所載有關烟土案消息。

件，衣箱兩隻、書箱一隻、網籃一個，被褥一捲，大理石屏一箱，僕從一名，並無其他隨員，船抵滬後，當由周道尹（滬海道尹周晉鑣）迎接至孟淵旅社小憩，旋即乘車回白爾路明德里寓所。既未寓居孟淵，行李也未置存孟淵，更無隨員僕從寓居孟淵，報紙所傳，毫無根據。至於煙土究係何人所藏，已函請捕房徹查嚴懲。[22] 八月十日，上海交涉員楊晟亦向字林報代表宣稱，張與此案絕無關連。[23] 然而張勳等北洋派，不問曲直，意欲誣陷張耀曾以阻止其入京就職。九月一日，衆議院通過全體國務員（即閣員）案。次日（九月二日），張勳即通電詈詆張耀曾及衆議院云：

> 查張耀曾販土營私，喪權辱國，罪狀卓著，無可諱言。國務院爲一國行政最高之機關，奚容有此敗類側足其間，重貽國之羞。況外報之譏彈未已，人民之指摘尤殷。使張耀曾少有天良，早宜遁跡深山，藉平衆議。而竟忝不知恥，强顏北上，已屬腆然人面。衆議員等，黨同伐異，一味盲從，而尤失其代表人民之資格。電政府之任職在先，而土案之發生在後，但既犯嫌疑之罪，要宜停其職權，聽候查辦，以示至公而昭外信，應誰我大總統尊重國權，徵求輿論，令張耀曾暫緩赴任，並由法庭提起公訴，徹底追查。如張耀曾果居無罪，再飭就職未晚，設意存廻護，隱忍不言，謂國會既經通過，當然令其就職，則天下之人必有藉口法律不行而肆無忌憚者，大亂之源則基於此。勳敢代表大多數之國民曰：此等閣員，此等議員，我輩國民斷難承認。[24]

九月十三日，張勳、倪嗣冲又聯合奉天督軍張作霖、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畢桂芳、湖北督軍王占元、河南督軍趙倜等人發表通電，合詞攻擊張耀曾，謂張「販運煙土，騰笑外人，法界諸人，羞與爲伍，請速罷黜，交法庭嚴訊。」[25] 爲此，張耀曾異常憤慨，呈請辭職，並指斥張勳目無中央，威逼政府，應令到法庭對質，經黎元洪、段祺瑞多方慰留，始未掛冠而去。

除了打擊國會及民黨閣員外，張勳等人抵制民黨勢力的另一具體表現，是在廣東問題發生時鼎力聲援廣東將軍龍濟光。龍濟光係行伍出身，不屬北洋派，但是他一向忠於袁世凱。民國五年討袁護國期間，他迫於內外情勢，不得不宣布廣東獨立，加入護國軍，暗中却仍與袁氏通款，殘害民黨。同年五月一日，兩廣都司部成立，即電促雲南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赴粵，進攻江西。五月十二日，李烈鈞率所部行抵廣東肇慶，擬赴廣州與龍濟光會師北伐。龍大爲疑忌，並聽信謠言，拒絕

22 順天時報，五年八月十三日，「烟土案與張無涉」。
23 時報，五年八月十二日，「隨從私帶烟土四誌」。
24 同上，五年九月六日，「張勳反對閣員議院之電報」。
25 同上，五年九月十七日，「七省督軍聯電請罷張耀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軍假道廣州。李軍急於北征，遂於六月三日，整旅出發，逕赴韶州。[26] 六月九日，龍取消獨立。六月十九日，李軍（即滇軍）與粵軍在韶州衝突，韶州鎮守使朱福全敗逃。[27] 於是龍濟光積極備戰，七月初，大舉攻擊李軍，雙方激戰數日，龍軍頗爲不利。七月六日，北京政府爲了調和粵事，特任陸榮廷爲廣東督軍，陸未到任前由龍濟光暫行署理，同時派龍爲督辦兩廣礦務，命湯鄰銘前往廣東查辦滇粵軍衝突事件，授李烈鈞勳二位，陸軍上將銜，立即赴京。然而廣東戰爭並未沉寂，李軍得桂軍的幫助，迭敗龍軍，於七月下旬進攻廣州，龍軍負嵎頑抗，情勢十分危急。當時，各方對於廣東問題意見不一，南方民黨均主張嚴懲龍軍，北洋派多力請制裁李軍。龍濟光且密請其兄龍覲光北上，至徐州向張勳求救[28] 並至北京，謁訪國務院秘書長徐樹錚，傳說龍贈賄三十萬元給徐，使龍濟光與段祺瑞聞互相結托。[29] 另外，龍濟光特派潮循道尹謝重光爲全權代表至江西與督軍李純面商，請求援助。[30]

七月二十一日，張勳通電爲龍濟光聲援；七月三十一日，又通電指斥李烈鈞，請中央由贛、閩出兵援救龍濟光，電文略云：

> 夫李烈鈞初則率兵攻贛，冀遂私圖，其計既不獲逞，不得已易其方針，折而攻粵，其意實涎羊城之富，兵備之完，思欲據而有之，於各省都督中，分此一席，以爲長養羽毛之地，耽耽欲逞，如見肺肝然。濟光既未離任，則於所轄地方，自有保衞之責，且復身擁重兵，富有砲械，於李之來犯，不能揮兵痛擊，悉與驅除，徒以憂讒畏譏之故，自慮勢孤，先存餒意，一再退讓，無敢與敵，坐令若曹猖獗至此，未免怯懦太甚。今爲思患預防之計，必先杜絕亂萌。應請中央速飭贛軍，取道海關，進攻韶州北，以扼李軍之後，並令閩軍由漳而潮，以解惠州之圍，俾龍軍得以緩息，專馭省防，亂事既平，然後推讓補苴之策，蓋必如此，然後粵事乃有可爲，否則粵垣必失，閩贛毘連，亦將牽動，天下自此無寧日矣。事機緊迫，無待省循，萬勿游移，生滋貽誤，果蒙採納，何幸如之。[31]

---

26 **護國軍紀事**，第四冊，軍情紀事，頁二七及三一。

27 **東方雜誌**，十三卷七號，中國大事記，頁七。又據**李烈鈞自傳**（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本，民國六十二年）頁四一云：「粵督龍濟光本袁黨，時僞稱獨立，以圖固位，聞余軍至粵境，亟謀抵抗。余遂由龍母廟出師，集中清遠，命師長張開儒攻韶關帽子峯，韶關鎮守使朱福全聞砲聲逃走，粵人所演『李烈鈞三砲定韶關』之劇者，蓋指此也」。

28 **順天時報**，五年八月十二日，「龍覲光之鬼祟行動」。

29 吉野作造：「支那最近の政局の眞相を說いて特使派遣問題に及ふ」，**中央公論**，第三十二年第一號（一九一七年一月），頁八八～八九。

30 **時報**，五年七月三十日，「江西近聞雜錄」。

31 **民國日報**（鈔稿），五年八月八日，轉引自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革命文獻**，第四十七輯，頁四五九。

倪嗣沖、張懷芝、孫發緒、趙倜、田文烈、孟恩遠、郭宗熙、楊善德等督軍、省長、護軍使，一致行動，紛電附和張勳，聲援龍濟光。[32] 由於張勳等迭電請宣布李烈鈞罪狀，飭閩贛協攻李軍。徐樹錚照准，經某總長力阻，謂攻龍者，不僅李一人，桂軍尤力，近日唐繼堯、蔡鍔亦有電討龍，決非李烈鈞個人問題，黎元洪總統亦極謂不然乃止。[33] 其後，陸榮廷至粵（八月十八日抵肇慶），龍濟光去職，率所部濟軍移駐瓊崖（十月上旬退出廣州，赴瓊崖，卽海南島），李烈鈞解職（十一月上旬），赴滬養痾，廣東問題始告結束。

以上是關於第一次徐州會議後張勳抵制民黨的重要擧措。在抵制民黨的同時，張勳也致力於聯合同志，固結團體。故當第一次徐州會議結束後，張勳卽與曾經擁戴袁世凱稱帝的一批帝制派份子暗通聲息，有所擘劃。民國五年六月二十日，張勳以避免南北仇衅相尋爲藉口，通電反對懲辦帝制禍首。七月十四日，北京政府爲了敷衍南方民黨，特申令懲辦帝制禍首楊度、孫毓筠、顧鼇、梁士詒、夏壽田、朱啓鈐、周自齊、薛大可。[34] 其中顧、夏、薛均非首要，其他的首要份子張鎭芳、雷震春、段芝貴、袁乃寬、曹汝霖、阮忠樞、陸建章等，皆不在懲辦之列。卽前述楊度等八大禍首，也都任其從容遁去。這批帝制派份子，大多避入天津、北京各租界，待機而動。適龍覲光與張勳等在天津密會後，張回徐州，龍則暗留天津，寄居於德租界張勳宅邸內，明目張膽與楊度、孫毓筠、段芝貴等相往來，籌商種種陰謀。於是張勳宅邸成爲帝制派份子的俱樂部，據稱薛大可、阮忠樞等，也都寄寓其中，專司筆札事務。[35] 其後陸建章（前陝西將軍）由陝西至天津，帝制份子始大見活動，他們除在天津集議外，又曾在北京舊刑部街陸建章宅秘密會議兩次，內中主幹卽爲陸及段芝貴。與聞其事的尙有某某局長及某某帝制派議員。所議定的計劃是：第一，先將段祺瑞內閣排倒（陝西獨立時，段有所授意，故陸建章恨段入骨），一面買動國會議員，推梁啓超任國務總理，作爲政治上的傀儡，實權則暗中由帝制派份子操持，所有收買議員金錢及一切費用，統由梁士詒擔任。若第一計劃不成，卽運動各省袁系督軍及統兵將領，實行破壞大局，擾亂和平，因爲帝制派份子既失政權，心懷怨忿，中國的分崩離析，實所至盼。然而就當時的情勢看來，國會中民黨議員居大多數，民國二年以來，民黨議員含辛茹苦，大都志節堅貞，風骨嶙峋，帝制派份子的第一項計劃，恐不易辦到，所能買動的不過是袁氏舊日的御用黨與一般帝制派

32 同上，頁四五八～四六二。

33 民國日報（鈔稿），五年八月九日，轉引自革命文獻，第四十七輯，頁四五三。

34 政府公報，民國五年七月十五日，命令第一九〇號。

35 順天時報，五年八月十三日，「天津帝制遺孽之陰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議員，其人數甚少，不能發生作用，遂愈益進行其第二項擾亂大局計劃。故龍覲光南下徐州，屢次要求張勳終止廣東戰局。陸建章也一度南下，表面上以整頓舖產爲名（陸在安徽潁州有典當舖一座），其實是運動各省督軍。陸在趙倜、王占元、倪嗣沖處及張勳處，均作留連，有所圖謀。[36]

至同年（五年）七月下旬，遂有以張勳爲中心的攻守同盟出現。該同盟的緣起，主要是由於約法國會等問題既經解決，內閣同時改組，與北洋派軍人排斥民黨的志願，不無牴牾。廣東的龍濟光、福建的李厚基、江西的李純，處境危殆（與民黨勢力毗鄰），亟謀自救。湖北王占元、山東張懷芝、奉天張作霖、安徽倪嗣沖，深慮國會糾彈，慄慄自懼，先後秘密遣使至徐州，與張勳接洽，陳說利害。張以各人氣味相投，並且可挾以自重，當卽締結攻守同盟。帝制派份子梁士詒、段芝貴、陸建章、顧鼇等先後致函張勳，一致推戴，龍覲光、謝重光又往返乞援，於是信使頻繁，徐州似乎成爲一個小朝廷，備受各方矚目。[37]

又據當時的報紙報導，該同盟雖由張勳、倪嗣沖發起，暗中奔走運籌的却是段芝貴、陸建章、梁士詒等一批帝制派份子，段、陸專任聯合，梁負擔一切經費，袁乃寬爲秘書兼司庫事。其總機關設在天津，並編有最新的電碼與極密的暗號，互通消息，故呼應十分便捷。其盟約成於七月下旬，至八月起，開始履行，名義上雖爲抵抗李烈鈞，實際是爲互保權利。[38] 參加該攻守同盟的，最初爲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福建九省，繼而廣東、陝西、山西、江蘇加入，原來的九省同盟遂擴大爲十三省同盟。[39] 其後同盟中的中堅人物，以十三省同盟名義上未免狹隘，於是由內幕中主動人梁士詒、張鎭芳、夏壽田等會議，改名爲衆志成城團。[40] 至同年九月，正式定名爲省區聯合會，其章程共十二條：

㈠本團體以聯絡國防，鞏固勢力，擁護中央爲宗旨。

㈡本團體爲防止暴亂份子私攬政權而設，國會開幕後，如有藉故搗亂與各省區爲難者，本團體得開會集議，爲一致之行動，聯合公討之。

---

36 同上。順天時報，五年八月十四日，「揭出帝孽陰謀之眞象」。

37 參閱新青年，二卷三號（上海，民國五年十一月），國內大事記，頁三。大中華雜誌，二卷十期，時事日記，頁六。

38 時報，五年八月十一日，「十三省攻守同盟之駭聞」。順天時報，五年八月十六日，「咄咄張倪之攻守同盟」。

39 同上。時報，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各督軍聯盟之鄂訊」。另一說法是安徽、廣東、福建、江西、湖北、山東、奉天七省締結攻守同盟，適有某要人創設成城團，集合五省，趣旨與張勳的同盟略異，經張勳嚴電詰責，卽自行解散，遣使至徐州、聲請加入，尚有獨立某省，亦因特殊關係，贊成加入；於是併原有七省，成爲十三省同盟的局面，見同註37。

40 時報，五年九月四日，「十三省同盟之變相」。

㈢本團體爲維護國家安寧起見，如不得已用兵時，關於聯合區域作戰事宜，得公推領袖一人總指揮之。

㈣本團體對於所公推之領袖認爲盟主，凡事經開會公決後，卽由領袖通告遵行。

㈤本團體公推張上將軍（按：卽張勳）爲領袖，遇有重要事件發生，應行主持爭執，不及往返電商者，逕由張上將軍代爲列名，但事後應將原電事由電告。

㈥本團體如有必須集議之事，應由各省區各派代表到會與議，其集議地點，臨時擇定之。

㈦本團體連合以後，各方面如有妨害國家統一之行爲及對於政府有非理之要求爲公論所不容者，本團體卽以公敵視之。

㈧本團體以外各省區如有反抗中央破壞大局者，本團體卽輔助中央制服之。

㈨本團體爲主持公道起見，凡有挾持私憤，假藉他項名義傾陷報復者，本團體所應仗義執言，加以保護。

㈩各方面對於本團體如有存心破壞及謀所以減削本團體之勢力者，本團體當協力抵制之。

(十一)本團體應需經費由各省區酌量擔任。

(十二)本節略僅具綱要，所有一切未盡事宜，由衆議隨時規定。[41]

省區聯合會成立以後，名義上較原來的十三省攻守同盟更爲廣泛，同時參與者也不僅是各省軍政首長，各省師長、旅長等，均爲聯合的對象。至九月中旬，張勳卽以新膺任的盟主身份，根據章程第二條，第六條的約定，召集省區聯合會全體大會於徐州，這也就是所謂的第二次徐州會議。

㈡第二次徐州會議（民國五年九月）

這次會議是四次徐州會議中規模最大，聲勢最壯的一次，茲將出席此次會議的各代表名單列舉如下：

派遣者	代表姓名	代表職銜（或階級）	備註
山東督軍張懷芝	朱泮藻	參謀長	
奉天督軍張作霖	趙錫福	少將副官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1 同上，五年九月十八日，「十三省攻守同盟之秘密法律」。復辟始末記，卷上，頁七～八。

吉林督軍孟恩遠省長郭宗熙	陸承武	少將	原代表參謀王玉珍赴前敵，遂改派陸承武。一作代表係黨九鳴
黑龍江督軍畢桂芳幫辦許蘭洲	喬紫珊	諮議	
江蘇督軍馮國璋	何紹賢	副官長	一作代表係何希古，是否爲同一人，待查。
江蘇省長齊耀琳	崔鳳舞	不詳	
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	尙武	參謀	一作係參謀長武偉人。又作係開封道尹葉濟。
湖北督軍王占元	孫傳芳	第二師第六團團長	一作係參議廳長劉應奎
江西督軍李純	劉玉珂	參謀	一作係總視學宋育德，因張勳不喜宋，遂另派參議長方本仁。
福建督軍李厚基	張祖燊	參謀	一作係李修武
山西督軍閻錫山	李駿	參謀官	
直隸督軍曹錕	穆文善	顧問官	
直隸省長朱家寶	劉錫鈞	軍務廳長	
廣東督軍龍濟光	董士佐	不詳	一作係潮循道尹謝崇光。按龍已交卸軍權，由陸榮廷接任。
甘肅省長張廣建	許承堯	秘書長	時張廣建以甘肅督軍兼爲省長
淞滬護軍使楊善德	安毓清	參謀長	一作係旅長陳樂山
淞滬護軍副使盧永祥	于鳳鳴	中軍官	
京兆尹王達	陳冠	警務處執法科科長	
兗州鎭守使施從濱	方聯甲	參謀長	一作方連甲
廣東鎭守使	吳履忠	不詳	
駐山東第五師師長張樹元	黃德本	參謀長	
駐鄭州第七師師長張敬堯	姚寶蒼	一等參謀	
駐北京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	李廷玉	中將	一作李廷玉係京師新編陸軍督練處代表
駐兗州第七混成旅旅長唐天喜	李毓麟	副官	一作李玉麟
駐河南第八混成旅旅長徐占鳳	葉仁寯	參謀長	
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步軍統領江朝宗	常耀奎	總務處處長	
直隸全省警察廳長楊以德	楊以儉	不詳	
北京各機關	王郅隆	不詳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刊資料庫

梁啓超也派有代表籍忠寅，並聞有王某自稱段祺瑞的代表，至徐州與會。[43] 梁士詒雖不克南下，但派葉恭綽爲代表，其他的帝制派份子如袁乃寬、段芝貴、孫毓筠、顧鰲等，皆親自赴會，寓居徐州城內迎賓館及巡閱使公署，來往俱用四人大轎，市面頓覺興旺。[44]

爲了安頓各與會代表的起居，張勳特別指定城內的華通、大觀樓、迎賓、瀛州四大旅館爲招待所，不許另宿他客，並派所部辦子兵八名，在各招待所守衛。招待員均由張勳的重要幕僚擔任，計華通爲甘常憲，迎賓爲董翥軒，瀛洲爲萬弼臣，大觀樓爲惲毓昌。而薛大可、顧鰲之輩，則在黑幕中計劃一切。[45]

九月二十二日午後一時，爲第一次開會之期，由萬繩栻（字公雨，張勳的秘書長）爲臨時主席，張勳、倪嗣沖聯袂蒞止，各省代表與會者共二十四人。除提出宣言書及大綱外，張勳首先發言，謂此次會議係奉中央主使，語意詭譎迷離，不知其用意爲何。倪嗣沖次起宣言，謂大家須共結團體，以保飯碗等等；各代表相顧愕然。宣言既畢，主席卽提出萬不可緩的議案，卽新任外交總長唐紹儀前次向比利時洽商借款，未曾宣布用途，若使就職，必有喪失主權的事實，應電請中央令唐先宣布比款用途，得公民信任後再行就職。到會者均默然不發一言，主席遂匆匆宣告通過。發電之舉既經通過，倪嗣沖卽邀各代表聯銜，然湖北、江西、江蘇三省督軍代表不肯簽名，倪以王占元、李純、馮國璋軍夙非同道，不易協商，而馮尤負時望，若不以詐變出之，則事終無濟，乃聲言三省督軍，我可擔任，遽揮毫代簽。[46]

是日，並由倪嗣沖提出議案八條：㈠固結團體，擁衛中央，庶免爲少數人所牽，致貽大局之虞。㈡破壞告終，建設方始，凡我軍民長官，各宜清白乃心，竭誠衛國，共謀郅治。㈢戰時雖停，亂機隱伏，各宜培養實力，以爲中央之後盾。國會爲立國機關，本應尊重，倘竟各懷黨見，違反眞正民意，不顧國家，至不得已時，亦當爲正當之干涉。㈣憲法爲立國要素，務在審度國情，按切時勢，倘有必不可之處，當共抒正論，俾垂久遠。㈤雲土（按：卽煙土）一案，陰謀滋大，張耀曾實犯嫌疑，靦然就司法總長之職，各省建議無效，應如何爲最後之力爭。㈥外交關係中國全局，應有海內人望主持一切，方爲妥協。㈦此次會議宗旨坦白，應不避嫌怨，一

42 本表係參閱**時報**，五年十月一日，「徐州會議各省遣派代表人銜名單」。**復辟始末記**，卷上，頁九～一一。「徐州會議」，**支那**，七卷二十號（東京，一九一六年十月），頁三六～三七。以及**順天時報**的零星報導，綜合對照而成。

43 **順天時報**，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徐州會議與段總理之關係」。

44 **同上**，五年十月一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45 **同上**。

46 **時報**，五年十月二日，「徐州會議之內幕」。

致進行。[47] 結果議決四項如下：㈠要求解散現國會，廢止舊約法，以免黨人之搗亂。㈡排斥唐紹儀、孫洪伊、谷鍾秀、陳錦濤、張耀曾，並要求懲辦谷鍾秀、陳錦濤等擅借外債之罪，張耀曾私運鴉片之罪。㈢段內閣若有辭職之必要時，非徐世昌出爲組織內閣，不足以統治全國，故預先要求政府之同意。㈣要求政府對上述之三條件，限本星期內完全回答。[48]

九月二十四日，徐州會議繼續開會，決意推翻內閣及國會，其實祇以倒閣爲目的。其所擬定的新內閣，係以徐世昌爲總理，段祺瑞爲陸軍總長，薩鎭冰爲海軍總長，楊士琦爲交通總長，許世英爲內務總長，陸徵祥爲外交總長，熊希齡爲財政總長，梁啓超爲司法總長，張謇爲農商總長，祇教育一部不動（仍由范源濂續任）。開會後開單赴國會通過，萬一不獲贊同，則連國會一律推倒，張勳云：與其將來大搗亂，不如趁此時起小衝突。張最反對的是唐紹儀，其餘如孫洪伊、谷鍾秀、陳錦濤、張耀曾，亦非推翻，決無有轉圜餘地。[49] 九月二十五日，張勳、倪嗣沖等即通電反對唐紹儀，電文略云。

> 唐紹儀學識凡庸猥下，迹其平生，宦績所經，內膺閣部，外任疆圻，典績無稱，瑕疵叢集。奢華驕侈，徒以揮霍見長，險詐陰私，專以寅緣爲務。至於外交經驗，則除諳通善應酬而外，更無表見。加以其人素行不檢，穢德彰聞，人言嘖嘖，事非一端。但事屬已往，或係個人私德，勳等亦不欲輕於攻訐，致傷忠厚。茲特就其近年最失信用爲中外人士所稔知者，撮要言之。辛亥南北共和，不得已與四國稱貸，甫訂成約，而唐紹儀忽借比款，於是責言交至，信用全墮。然猶曰操縱自有微權，肆應斷難持一，惟以六百萬之巨款，竟與少數偉人朋比分肥，報銷曾無一字。及其任內閣總理，國會以比款用途相詰，唐恧顏結舌，無可爲詞，竟至棄職潛逃，逍遙海上，外人騰笑，輿論交攻，至今此案虛懸，漫無歸宿。外交以信用爲要素，即此一舉，已重爲外人所鄙薄，謂我國之無人。……勳等與唐多屬舊交，毫無嫌怨，使非萬不得已，何肯遽事譏彈。務請我大總統俯鑒微忱，會勿就職，以取瑟而歌之意，示愛人以德之誠，則所全者大矣，儻竟不察，使其仍長外交，必至僨壬誤國，華夏蒙羞，則勳等於唐就職以後署名簽押之件，勢必一律不敢聞命。除公舉代表與唐紹儀清算比款外，謹合詞電呈，伏乞鈞鑒施行。[50]

---

47 **復辟始末記**，卷上，頁一一～一二。

48 **同上**，頁一二。

49 **同上**，頁一二～一三。

50 **時報**，五年九月三十日，「張勳等反對唐紹儀之原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氣至爲强硬，對唐漫加誨蔑，足見軍人的驕橫跋扈，已至相當嚴重的地步。電文末尾署名的有張勳、馮國璋、王占元、李純、倪嗣沖、張作霖、孟恩遠、郭宗熙、畢桂芳、許蘭洲、曹錕、張懷芝、趙倜、田文烈、李厚基、張廣建、田中玉、楊善德、盧永祥、陳光遠、李進才、李長泰、張敬堯、范國璋、蔡成勳、張樹元、王金鏡、鮑貴卿、唐天喜、施從濱、徐占鳳、陸錦、楊以德，共三十三位軍政長官，聲勢極爲驚人。

是時，唐紹儀已自上海抵達天津（九月十七日到），行將入京就職。唐原係北洋派，與袁世凱相知多年，辛亥南北和議，唐代表清廷至上海，與南方民軍談判，以作風開明，思想新穎，頗得革命黨人好評。民國元年三月，出任國務總理，應邀加入同盟會。旋與袁世凱總統意見不合，辭職出京，其後南下遯居上海，不問政治，逐漸脫離北洋派。洪憲帝制期間，唐曾經通電反對袁氏，並且擔任軍務院的外交專使。民國五年六月，段祺瑞組織新閣，羅致唐爲外交總長，唐推辭再三，滯居上海，不肯北上。七月十二日，民黨要人張繼、王正廷、李書城，偕同政府所派代表汪彭年抵達上海，往訪唐紹儀，勸其赴京就任。[51] 直到九月十四日，唐始乘太古洋行輪船順天號啓行，[52] 三天後抵達天津。唐抵津後不久，突有北京某報登載唐氏十二大罪，並散發傳單數萬枚，以爲誹謗唐氏之計。九月二十四日，帝制餘黨更借河北中州會館開所謂公民大會，以爲對唐氏的示威運動。[53] 翌日，唐又聞悉張勳等人反對他的通電，益爲憤慨，即電請辭職，並痛斥張勳、龍濟光等干政。[54] 九月二十六日，黎元洪、段祺瑞特派丁世嶧（總統府秘書長）、黎澍（總統府諮議）、范源濂（教育總長）、許世英（交通總長）、谷鍾秀（農商總長）前往天津，挽留唐氏。[55] 但唐去意已堅，九月二十九日，北京政府遂准唐辭職，同時黎元洪並下令隱斥張勳、倪嗣仲等組衆集議，凌軼範圍，不顧大局。[56] 段祺瑞亦分電告誡署名反對唐氏就職的各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以及各師、旅、團長，禁止衆人開會干政，[57] 以遏抑張勳的氣燄。

九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徐州會議閉幕。據上海日日新聞當日的「徐州通訊」指出：連日會議的秩序頗亂，宛似田夫野人的結合，前日所發表的省區聯合會宣言書

51 順天時報，五年七月十三日，本社專電，惟所載將政府所派代表汪彭年，誤作王彭年，特爲更正。
52 同上，五年九月十五日，「外交總長唐紹儀北上」。
53 同上，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天津公民大會之開不成事情」。
54 同上，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唐紹儀來電辭職」。
55 同上，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唐紹儀決不就職」。
56 政府公報，民國五年九月三十日，命令第二六六號。
57 時報，五年十月四日，「段總理嚴戒軍人干政」。

，爲張勳秘書傅某的手筆。發表後，倪嗣冲、段芝貴等以該宣言書未經各代表同意，且其措辭平平，恐招世人非笑，故內部攻擊之聲頗高。又連日的會議，開於長江巡閱使署大花廳，警備極爲森嚴，各省代表入會場時，必由張勳所屬之巡捕搜查，始得入場，各代表悉由張勳臨時給以徽章。會議中持論最激烈者，常限於倪嗣冲、段芝貴、袁乃寬三人。張勳表面雖上爲主腦之人，而其發言最少，亦極平穩。蓋張爲人魯直，易爲左右所搖惑。此次惹起大風潮，張實有爲人利用的形迹，僅一傀儡而已。[58]

又據孫毓筠記稱：此次徐州會議表面雖爲反對民黨閣員及國會，內幕仍爲計劃復辟進行手續。到會諸武人中，以倪嗣冲主張爲最激烈，張勳屢以機會未至爲言，反遭倪斥責。最後決議，一俟運動某國（按：指日本），得其同意，即刻舉事。事爲某國軍人探知，其天津駐屯軍司令某少將，即由直隸省長朱家寶作書介紹，赴徐州面謁張勳，力勸速辦復辟，且謂該國陸軍，亟願設法援助。同時，肅親王善耆，及蒙匪首領巴布札布，亦皆派有代表至津，經某國軍人介紹，與朱家寶、雷震春、張鎭芳等接洽，謂某國已以最新槍械接濟蒙古，開春後，准大舉南下。雷震春允爲運動張家口軍隊，屆時響應。旋赴徐州、蚌埠與張、倪約定，俟蒙匪至張家口時，即借防守京師爲名，派兵北上，擁戴宣統復辟。並以所議辦法，密電張作霖，要求屆期一致行動。其後因蒙匪爲官軍所遏，卒未能抵張家口，此策遂歸無效，否則復辟事實，將會提早出現。[59]

九月二十七日，復辟派要人康有爲，應張勳之邀到徐州。康至徐的目的爲何，不得而知。據聞張勳對康極爲尊重，康也極力諂事張勳，稱張爲武聖人，張聞之，極爲歡悅。九月二十九日，康赴徐州城外張勳所建之廟內開講演會，演說孝悌忠信大旨，聽衆數百人，多爲張勳幕僚及部下將校，與各省代表，張勳亦親臨聽講，大有感動之狀。[60] 十月二日，康離徐前往南京。十月六日，突傳康主張復辟說，利用張勳爲傀儡，勸其舉兵勤王，攻入北京，扶翊清帝，極力煽惑，張勳已爲所動，正預備北上，康也擬遊說各省云云。[61] 十月十四日，省區聯合會召集各代表開談話會，討論選舉康有爲爲副總統案。翌日，張勳即向政府及國會强行推荐康爲副總統，一面派其親信赴京，極力運動，務必得國會之同意，一面派惲毓昌至上海，與康接洽，促其前往徐州。惟康以避人指責爲由，婉拒了張勳的招邀。[62]

58 轉載於時報，五年九月三十日，「徐州會議之眞相」。

59 孫毓筠：「復辟陰謀紀實」，文載民國六年七月十七的時報及中華新報。

60 順天時報，五年十月六日及十月十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61 同上，五年十月八日及十月十二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62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十月二十二日、十月二十九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以上係第二次徐州會議前後，張勳與復辟活動的關係。當時張勳以省區聯合會盟主的名義，氣指頤使，威風凜凜，頗自以爲得計。實則省區聯合會的基礎並不穩固，尤其是參加該會的多爲北洋軍人，他們參加的動機並不全然相同，有的是爲鞏固原有的權勢地盤，有的係碍於情面，難以推拒發起人的邀請，有的是想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有的純粹是抱着看熱鬧的心理與會，種種情形，不一而足。他們順勢推張勳爲盟主，也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並非出於眞心的擁戴，故一遇利害關頭，各行其是完全不聽約束。即以第二次徐州會議而論，派代表與會的各省督軍，在態度上已有區分，安徽倪嗣冲（按：倪係安徽省長），奉天張作霖、山東張懷芝、直隸曹錕、吉林孟恩遠、黑龍江畢桂芳等六人，可稱之爲激烈派，江西李純、湖北王占元、河南趙倜、福建李厚基、山西閻錫山等五人，可稱之爲溫和派，江蘇馮國璋、陝西陳樹藩二人，可稱爲旁觀派。[63] 其中馮國璋、李純、王占元，對於倪嗣冲代爲簽名通電反對唐紹儀一事，大爲憤慨，先後致電詰問。馮並發起武裝護法會，與省區聯合會對抗。[64] 至十月上旬，馮、李、王三督軍及直隸督軍曹錕，皆宣告與省區聯合會脫離關係，[65] 十月十五日，山西督軍閻錫山也宣告脫會。[66] 這對於以張勳爲中心的省區聯合會勢力，當爲一項嚴重的打擊。

馮國璋等宣告脫會，固係馮與張勳交惡所致，[67] 而民黨人士奔走策動，聯馮以制段〔祺瑞〕脅張〔勳〕，也是造成此一結果的主因。蓋自袁世凱病死以後，段祺瑞以北洋派巨擘出任國務總理，隱握中央實權，親信徐樹錚，用爲國務院秘書長，黎元洪雖係大總統，却備受欺凌，府院由是失和。其後，徐樹錚與民黨閣員內務總長孫洪伊迭生衝突，導致民黨閣員、民黨議員羣起反段，段也極力排斥民黨勢力，與舊進步黨人梁啓超等深相結納，以牽制民黨議員（梁一派的舊進步黨籍議員，在國會中仍有一些影響力），並利用十三省同盟之聲勢以阻遏民黨閣員入京就職，及南方民軍的北伐，故省區聯合會的成立，第二次徐州會議的召集，徐樹錚皆暗中參

63 同上，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徐州會議之派別議觀」。

64 同上，五年十月六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又據香港華字日報（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本報特電）載稱：「傳聞蔣作賓、唐繼堯、劉顯世、羅佩金、戴戡、陸榮廷、薩鎭冰、李鼎新將設護法會於上海或羊城（按：卽廣州），以對待徐州會議」，順天時報所載以馮國璋爲主腦的武裝護法會當與該會有密切之關連。由於資料缺乏，其內幕情形，已無從查究。

65 順天時報，五年十月十七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66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67 馮、張的交惡，係在袁世凱死後，交惡的原因基本上還是權力的爭奪所致成。民國五年七月六日，中央發表馮爲江蘇督軍，張爲安徽督軍。然張仍駐兵徐州，馮大爲不滿，屢次電請中央命張移駐安慶，張均置之不理。第二次徐州會議，張及倪嗣冲擅列馮名聯電反對唐紹儀，使馮對張益懷怨憤。其後，張力擁徐世昌，堅決反對馮爲副總統，馮、張的關係，演變至如此地步，似難有調和的餘地。

與籌畫。[68] 當時各報盛傳段有教唆之嫌，或非空穴來風。及唐紹儀辭職，民黨人士爲了挽回頹勢，遂愈益着手聯馮，馮雖參加省區聯合會，但意存觀望，別有所圖，對張勳殊爲冷淡。九月二十九日，民黨要人張繼，率同彭允彝、李肇甫（彭、李均係國民黨籍衆議院議員）自北京出發，前往以南京爲中心的長江沿岸各省進行遊說。張繼與馮國璋同爲直隸人，故此行卽以鄉誼動之，並以副總統職位爲誘餌，多方籠絡。結果使馮與江西的李純，湖北的王占元結成一體，暗中通款於民黨，爲一致的行動。北京方面，孫洪伊亦以同鄉關係拉攏新任直隸督軍曹錕（孫、曹皆直隸人），與張繼的聯馮遙相呼應。適段祺瑞亦存心染指副總統，與馮展開競爭，北洋軍閥遂因此分裂成直系和皖系，前者擁馮，後者擁段，壁壘分明，互相抵制，使反民黨勢力大爲減退。十月十一日，張繼返回北京，翌日，卽邀集同志籌商，於十月十六日開參衆兩院協議會，討論選舉副總統問題。十月三十日，馮國璋遂在民黨議員的支持下當選爲副總統，於是與民黨之間結托益固。[69]

除了聯馮以外，民黨的反擊方式尙有否決新獲提名的外交總長人選，及提案查辦張勳。蓋自唐紹儀辭職後，段祺瑞旋提名陸徵祥繼任外交總長，咨請衆議院同意。十月三日，衆議院否決陸氏同意案。段遂又提名汪大燮爲外交總長，十月十七日，仍遭衆議院否決。[70] 至於查辦張勳案，最先是由衆議院議員李燮陽於十月初向國務院提出關於張勳驕縱違法的質問書，[71] 而國務院的答覆如下：

㈠原質問書謂徐淮一帶已成一小獨立國，常關由其徵收，鹽稅由其提撥，江北官吏悉歸支配，津浦路線亦被蹂躪等語。查徐淮一帶爲張軍駐地，因圖運輸滙解便利起見，稅款就近抵撥，軍餉軍人准發免票，事誠有之，亦不僅徐淮爲然，然皆有案可稽，並非擅自行動。至於當地官吏應歸中央統轄者，均係依法任免；應歸地方管轄者，亦均由該省省長照章辦理，所謂江北官吏悉歸支配，實無其事。

㈡原質問書謂帝孽與宗社黨由張勳結合謀叛，通緝未獲之梁〔士詒〕、顧〔鰲〕等均由其禮聘等語。查溥通宗社黨，事難證明，且張勳曾通電一再聲明與宗社黨無關。至梁、顧等亦經訪查，並未在徐。

---

68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臺北，商務，民國五十一年），頁四八五。

69 同註29，頁九九～一〇〇。又民國五年十月九日，張勳的內姪孫曹和濟致函張勳云：「昨日張繼及國會議員彭允彝、李肇甫，晚車來省（按：指江西省會南昌），秘謁軍民兩長，並拜省議會議長。聞此來爲報告同盟之局已屬和平，金陵大帥（按：指馮國璋）爲聯絡鄂、贛督軍，由渠等接洽。將來副總統一席，卽以票舉爲報酬等語。行踪極屬詭秘，已于今早早車赴漢（九江），大約赴鄂省去矣。」見**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一，亦可略見張繼、彭允彝、李肇甫奔走活動的一些情形。

70 **順天時報**，五年十月四日，「陸徵祥之外交總長同意案」；及五年十月十八日，「衆議院紀事」。

71 李燮陽的質問書全文甚長，無法一一徵引，可參見**時報**，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李議員之質問張勳書**」

㈢原質問書謂其干涉國家行政權，政府對之泰然毫不過問等語。查張勳言論逾越職權，已屢經政府嚴電詰責，大總統並有通令誥誡矣。

㈣原質問書謂傳聞徐州會議不久有不可思議之暴動發現，宜速籌對付方法等語。查徐州聚集之各處人員現已解散，張勳經政府電詰，亦復電表明心跡，報載傳說，自難憑信。繼之，軍興以來，軍人言動多逾常軌，現正設法消弭，惟統籌兼顧，實難操之過急。且言須徵實，事須有據，尤不能輕率從事。[72]

由是可知段祺瑞一方面震於張勳盟主的聲勢，一方面仍思利用省區聯合會爲後盾，故國務院的答覆，不僅避重就輕，而且對張勳多所廻護，因此，衆議員對此項答覆頗爲不滿，即由鄒魯（國民黨要人）再提出查辦案，列舉張勳危害國家、紊亂國憲、顚覆政府、違反共和四大罪，並謂：

有此四罪，彰明昭著，政府既不能委爲不知，知之而竟不按法嚴辦，徒以空言申誡。既不斥其姓名，復不定其罪狀，國人正疑罰不加諸有罪，莫測用意。乃近日張勳復電，公然表示反對，竟以「上無道揆」詆中央，而以「去朝廷黨」爲昌言。至於近日則更云：「循武人本分，以武力相加」，「循部曲健兒之請，毳幰入京」。詞氣狂悖，與國爲敵。非予嚴辦，何以伸國法而維國基，懲禍首而絕亂源？僉依約法第十九條第十項，提出查辦張勳案，即請公決。[73]

雖然北京政府始終沒有議張勳的罪，但是鄒魯却因此享有「鄒老先」的綽號，被喻爲開山府之鄒應龍（按：即平劇「打嚴嵩」中直言無隱，敢做敢爲的明朝御史）。十月十四日，鄒魯又提出十大質問案，其中第七項即爲質問爲何不查辦張勳，並限十四天內答覆。至十一月中旬，鄒魯再提出何不答覆十大質問之質問，[74] 頗有周旋到底的決心。

由於民黨議員一再提出質問書和查辦案，再加上中央方面，黎元洪先後派陸軍中將金永炎、哈漢章等前往徐州調查及誥誡，[75] 段祺瑞也去電制止，張勳遂不得不稍事收斂。惟對於鄒魯等人舉動極爲憤慨，曾致電中央，請政府派員調查，若查無實據，即請將提出查辦案及署名的各議員從嚴懲辦，否則誓以武力對待國會。[76] 段祺瑞始終想利用張勳，對張多方包庇，但張並不領情，力主以徐世昌爲國務總理，

72 參見時報，五年十月十七日，「查辦張勳案之再提出」。

73 鄒魯：回顧錄（南京，獨立出版社，民國三十五年一三十六年），上册，頁八三，及九五～九六。

74 時報，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海觀潮記」(十)。

75 順天時報，五年十月二日，「黎總統誥誡張勳之苦心」；及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哈漢章差竣」。

76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張勳又有密電來京」；及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論說，「政府宜嚴懲張勳」。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擁徐而不擁段。旋國會擬補選副總統，張勳聞悉又揚言推徐爲副總統，[77] 卽派呂鳳山、熊名道二人前往河南輝縣迎徐，[78] 另派李慶璋赴京爲徐運動。[79] 十月十九日，張勳等十八人聯名致電中央，反對選舉馮國璋爲副總統。[80] 張勳曾對人云：「予對於民國雖無功可言，如馮國璋等者，又有何功耶？」[81] 又云：「寧可選舉岑春煊爲副總統，絕不願馮國璋當選。」[82] 張、馮之交惡，於此可見。其後張勳知徐不能得國會多數同意，又改變方針推荐康有爲爲副總統候補者，要求政府及國會同意，其意只在與馮國璋爲難而已。[83] 時馮國璋已與李純、王占元、曹錕、陳樹藩、閻錫山等督軍，相繼退出省區聯合會，然在會者尙有安徽、河南、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福建、甘肅、察哈爾等省區，聲勢仍甚可觀，且多派有代表，常駐徐州，會商要事，當時並盛傳張勳派其秘書顧鼇携帶巨款，至北京創辦該會之機關報（有謂爲「國魂報」者），專以鼓吹帝制，推翻共和爲宗旨，預定〔民國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84] 天津方面則由薛大可負責組織機關報（報名非「公言日報」卽「復旦新聞」），其股東爲張勳、倪嗣冲、段芝貴、陸建章等人，擬於十一月十日出版。[85] 另外，長江巡閱使駐滬偵探長林世豐，也奉張勳密命，在上海組織省區聯合會分會。[86] 十月二十三日，張勳又派其幕僚饒士端赴上海，創辦機關報。[87] 足見省區聯合會的活動不僅沒有停頓，反而着着進行，愈趨積極。

㈢第三次徐州會議（民國六年一月）

這次會議的緣起，與當時日漸洶湧的政潮有着密切的關連。政潮的洶湧，主要是由於徐樹錚與孫洪伊迭生衝突，黎元洪袒孫，段祺瑞袒徐，導致府院之間裂痕更深。民國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洋派元老徐世昌應黎之邀請抵京調和此事，十一月二十日，黎遂免孫洪伊內務總長職，以次長謝遠涵代理部務。二十二日，又令准徐

77 某報謂張勳宣言副總統以徐世昌最宜，次則康有爲，再次則岑春煊；見時報，五年十月十五日，國內專電。

78 同註65。

79 順天時報，五年十月十八日及十月二十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80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時報，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譯電。

81 順天時報，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82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83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84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張顧設立機關報」。

85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天津亦有逆黨報出現」。

86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省區聯合會分會之黑幕」。

87 同上，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期刊資料庫

樹錚辭去國務院秘書長職，以張國淦繼任。[88] 孫洪伊原係進步黨要人，護國討袁期間，與丁世嶧等前往上海，與國民黨人結合，組成憲法商榷會。[89] 在國會中勢力最大。孫免職後，即利用其影響力督促國會議員擁黎反段。譬如第一次否決任可澄出任內務總長的同意案；第二次否決張國淦兼任內務總長案，都是對段的報復手段。[90] 他如衆議院議員呂復提出查辦徐樹錚七大罪狀案，[91] 溫世霖等提出彈劾段內閣案。[92] 段不甘示弱，一面與國會相抗，一面派徐樹錚、靳雲鵬、吳光新、曾毓雋、丁士源奔走策動「推翻總統，解散國會」，以「打擊黎和支持段」。[93] 研究系（舊進步黨人所組成的憲法研究同志會，簡稱研究系）的領袖梁啓超，這時也極力擁段，以圖改造國會，使民黨議員無法控制議場，操持大權。[94] 十二月十八日，梁啓超的代表張嘉森（君勱）抵達徐州，與張勳洽商聯合各省通電及更動財政、交通二部總長等事。張勳在談話中對於前此靳雲鵬、徐樹錚南下時主張不一，又於徐揚言去元首（指黎元洪）之語，極不爲然，曰：「既辦不到，何取多言，總理既無搜羅天下人才之量，而寥寥數人意見分歧若是，大可慮也。」其後，張嘉森轉赴南京，與馮國璋有所商談。[95] 梁啓超本人也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自上海出發入京之際，順道至南京、徐州勾留，謁訪馮、張。[96] 十二月二十七日，遂由馮國璋領銜張勳在內的二十二省三特區長官聯名通電，擁護段閣，謂：「深信我總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爲國宣勞，收拾殘局。」又謂：「我總統能信任總理，然後總理方有負責之地，總理能秉持大政，然後國家方有轉危之機。」對於國會則公然斥責其「紛呶爭競，較甚於前，既無成績可言，更絕進行之望。近則侵越司法，干涉行政，覆議之案不依法定人數，擅行表決。」[97] 這項舉動，顯示馮、段、張勳等軍人大有携手對付

88 **政府公報**，民國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命令第三一七號。及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命令第三一九號。

89 一卒：「中國政黨小史」，**孤軍雜誌政黨專號**（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本，民國六十二年），頁一六四～一六五。

90 陶菊隱，**舊軍閥傳**，頁四八。

91 同註74。

92 **時報**，五年十二月三日，「對於段內閣之大彈劾案」。

93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三册，頁八七。

94 梁啓超對舊國會不滿，將一切罪過皆推在國民黨議員身上。民國五年他所以主張恢復舊國會，因爲有進步、國民兩黨合作的關係在先（按：指護國之役期間兩黨的合作討袁），以爲兩黨既然飽經憂患，死裏逃生，此一基礎必然可以導致兩黨和衷共濟，協力從事建設。不料，舊國會恢復之後，益友社（國民黨）與研究會（進步黨）之衝突過於民國二年，甚至大打出手，幾若未嘗有相濡相濕之往事，此爲梁氏難於容忍國民黨的原因。而最使梁氏頭痛的，還是舊國會中國民黨議員多於進步黨的問題，進步黨不能控制議場，則一再冒險犯難所爲何來。故梁氏積極擁段，以謀改造國會。參見張朋園：**梁啓超與民國政治**（臺北，食貨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頁九四～九五。

95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一年），頁五〇五～五〇六。

96 **時報**，六年一月七日，「梁任公過魯記事」。

97 **同上**，六年一月一日，「各省督軍省長聯呈總統總理電文」。**復辟始末記**，卷上，頁一三～一六。

趨向，也足見政治風雲變幻莫測，決有永久的敵友，有利則合，有害則分，如是而已。

民國六年一月三日（陰曆十二月十日），爲馮國璋五十九歲生日。先期由倪嗣冲、張勳、張懷芝、張作霖等督軍省長通電各省，謂馮副總統壽辰，各省應派高級軍官或親信之人代表，齊赴南京道賀，並會商政治上一切要事。[98] 故各省軍民長官代表先後至南京者甚衆，「全城旅館，悉行住滿。」[99] 壽辰既過，由倪嗣冲約同各省代表齊到蚌埠，少住一天，次日（一月七日），復由倪帶同各代表赴徐州。原定一月八日在徐會議，嗣因設備未齊改期；一月九日，始行開會。[100] 結果議決：㈠請總統當愼於用人；㈡請對於國會當嚴加取締；㈢改組內閣之一部，某某等部總長即予罷職；㈣對於段總理當加意擁護。由各省代表簽字，聯銜電達中央。[101] 旋於一月十四日散會，同日，民黨要人譚人鳳致函黃閎卿云：

> 大局情形，實不勝滿目悲觀之感，中央則府院猜疑，地方則强藩跋扈，民間則匪盜橫行，議院則康、梁派反對省制加入憲法，蓄意搗亂。近日徐州會議，且聯名威嚇元首，提議解散國會，排擠掛名國民黨籍之閣員。……民黨勢力，似將剷除盡罄。[102]

正足以說明當時民黨處境的艱困危迫，以及部分民黨分子對於其前途深深引以爲憂的沮喪心態。

民國六年二月三日，美國對德國絕交。二月四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 (Paul S. Reinsch) 接獲其政府密電，謂「美國政府不祇已向德國斷絕邦交，並相信凡中立的國家將與美國政府採取同一的措施，而對此不可容忍的行動，予以抗議，藉使世界和平。」同時指令將此項意見，迅行通知中國政府。當晚，芮恩施即往見黎元洪、段祺瑞，探詢意見，黎猶豫不決，段立表贊同。[103] 隨後國務院召開特別外交會議，商討對策，出席會議者，除全體閣員外，並邀請陸徵祥、王寵惠、胡惟德等名流參加討論。[104] 經過數次會議，至二月八日，始決定向德國提出抗議。二月

---

98 **時報**，六年一月十二日，「段總理與徐州會議」。

99 **同上**，六年一月五日，「馮副總統大壽記」。

100 同註㊽。

101 **時報**，六年一月十四日，「徐州會議結果之所聞」。又有一說：此次徐州會議結果之電已到北京，聯銜者共計有十七省之多，而領銜者爲張勳，其內容與本註所引者略異，共有五項：㈠極端擁護現內閣。㈡勸告議員不可托言告假。㈢請總統罷斥佞人。㈣關於財政諸端。至第五項則未探明云云。

102 見「譚人鳳遺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庫藏）。

103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轉見姚崧齡：**芮恩施使華紀要**（臺北，傳記學出版社，民國六十年），頁六七～七〇。

104 平佚：「對德絕交之經過」，**東方雜誌**，十四卷四號，頁一六。

九日，外交部遂以德國採用無限制潛艇政策向德國駐華公使辛慈（P. Von Hintze）致送抗議書。三月四日，段祺瑞及全體閣員前往總統府會議對德問題，即請黎元洪令駐協約國公使，向駐在國政府（主要爲日本）磋商與德國絕交條件，黎認爲絕交案應先俟國會同意，段即日辭職赴天津。三月六日，段因馮國璋勸挽，黎也不干涉對德外交而回京供職。三月十日，衆議院通過對德絕交案，三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宣布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於是對德絕交問題暫告一段落，唯黎段府院間的裂痕又加深一層。

㈣第四次徐州會議（民國六年五月）

這次徐州會議由督軍團要脅解散國會所引起，促成復辟之實行。民國六年四月六日，美國對德宣戰，段祺瑞力主步美國後塵，對德宣戰，黎元洪則不以爲然。段爲達到參戰目的，遂電召各督軍前赴北京開會，商定外交大計。四月二十五日，此「督軍團」會議開幕，出席的有山東督軍張懷芝、湖北督軍王占元、直隸督軍曹錕、江西督軍李純、河南督軍趙倜、山西督軍閻錫山、福建督軍李厚基、吉林督軍孟恩遠、安徽省長倪嗣冲、綏遠都統蔣雁行、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晉北鎮守使孔庚，其餘浙江、奉天、陝西、山西、新疆、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黑龍江等省及熱河，均派有代表代抒懷抱。會議結果，一致贊同內閣方針，決計向德國宣戰。[105]五月十日，衆議院開全院委員會，審查對德宣戰案，段祺瑞竟嗾使公民請願團包圍該院，[106] 迫於當日通過該案，毆打反對議員，議員被毆傷的有鄒魯、龔政、陳策、吳宗慈、郭同等人。[107] 議員激於義憤，遂停止會議。次日，國會議員吳宗慈、彭介石、呂復、鄒魯、居正、田桐等二十七人，分四班謁見黎元洪，有所陳述。[108] 同日，外交總長伍廷芳、司法總長張耀曾、農商總長谷鍾秀、海軍總長程璧光，也相率提出辭職呈文。[109]（財政總長陳錦濤早受交通系陷害去職，交通總長許世英也因事免職）段自知弄巧成拙，不能收拾，於五月十二日擬具辭職書，

105 張慥盦：**復辟詳志**（北京，民國六年），頁一〇。

106 據六年五月十一日張嘉森致函梁啓超，謂公民團包圍衆議院事，出現之由全係傅良佐（字清節）、靳雲鵬（字翼青）、王揖唐所爲，而倪嗣冲（字丹忱）與聞其事。傅、靳、王均爲段祺瑞心腹，此舉當出於段的授意。（見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五一六）。又此等公民請願團本有五族請願團、陸海軍請願團、中央市民請願團、政商學各界請願團及上海政商學各界請願團之名目。其中號稱請願員者，不過招集一般苦力、乞丐、槓夫、市井無賴之徒而已。見順天時報，六年五月十一日，「請願團之眞相」。

107 衆議院公報，第二期，轉見顧敎錄：**中國議會史**，頁一三四。他如六年五月十一日的**順天時報**，五月十三日的**時報**及**中華新報**，對於個中情形，均有極詳盡的報導。

108 **順天時報**，六年五月十二日，「國會議員晉謁黎總統詳誌」。

109 **中華新報**，六年五月十二日，本館專電。**時報**，六年五月十二，國內專電、譯電。

將要提出，忽被左右阻止，決計與國會硬抗（國會中除了研究系一派以外，大多數皆主張倒段）。[110] 於是，段一面咨催國會速議宣戰案，一面授意督軍團羣起干政。惟當時滯留在京的督軍意見並不一致，倪嗣冲、張懷芝、王占元、李厚基屬於硬派，李純、趙倜、孟恩遠、曹錕爲軟派，閻錫屬、田中玉、蔣雁行爲中立派。硬派欲於宣戰案不通過，卽行强要大總統以憲法不備爲理由，解散衆議院，軟派欲請願大總統解散，中立派則採依從兩派中勢力强者的態度。經各督軍密議後，軟派的意見，遂得勝利。五月十七日，督軍團代表李厚基、張懷芝謁見黎元洪，請解散國會，黎諭以不可蹂躪憲法。[111] 五月十九日，衆議院復議宣戰案，褚輔成提出動議謂：「閣員辭職者衆，不能行責任內閣之實，不如暫行緩議，俟內閣全體改組，再行討論。」經表決，以二二九票對一二五票，多數通過。[112] 同日，督軍團由吉林督軍孟恩遠領銜，列名者共二十二人，呈文大總統請解散國會，改制憲法。[113] 五月二十日，張勳亦通電，響應督軍團的主張。五月二十一日，黎元洪傳見孟恩遠、王占元，告其解散國會於法無據，惟有請段祺瑞辭職一途。當天下午，倪嗣冲、張懷芝等督軍及督軍代表共二十人左右，均赴府學胡同段祺瑞宅會議。至晚上十一時半鐘，張懷芝、王占元、倪嗣冲、李厚基、孟恩遠、奉天、黑龍江兩督軍代表等，遂乘車出京，同赴天津。[114] 各督軍到津後，分成三派，一派如倪嗣冲、張懷芝等三、四人，擬赴徐州，往商張勳，電請解散國會，留總理換閣員，否則一律辭職，以爲要挾。一派如孟恩遠、趙倜、田中玉等返回任所，遙爲聲援。一派就此脫離。[115]

五月二十三日凌晨一時三十分，李厚基、王占元、張懷芝、倪嗣冲自天津乘車南下，前往徐州，同行的有雷震春、張鎭芳、及各代表等共十六人。[116] 趙倜則自開封搭隴海汽車前往徐州，[117] 此卽爲第四次徐州會議的由來。這次會議詳情，據陳冷汰的「丁巳復辟記」云：

---

110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四九二。

111 順天時報，六年五月二十日，「妥協恐難望其成」。

112 中國議會史，頁一三五。

113 時報，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各督軍呈大總統請解散國會文」，其全文甚長，文末署名的有孟恩遠、王占元、張懷芝。曹錕、李厚基、趙倜、倪嗣冲、李純、閻錫山、田中玉、蔣雁行、楊善德（由其全權代表趙禪代簽）、張作霖（楊宇霆代簽）、陳樹藩（翟壽祺代簽）、張廣建（吳中英代簽）、畢桂芳（張藻宸代簽）、姜桂題（馮夢雲代簽）、譚延闓（張翼鵬代簽）、楊增新（錢桐代簽）、師景雲（江蘇督軍代表）、王文華（貴州督軍代表）、葉荃（雲南督軍代表）共二十二人。

114 順天時報，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段宅之大會」。

115 時報，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國內專電。

116 參見順天時報，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倪王李由津赴徐」。及時報，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徐州之行與徐州之電」。

117 時報，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趙倜由汴赴徐」。

督軍借憲法要求解散國會，不得報，而計窮，乃皆奔赴徐州，求救于張〔勳〕。張不甘爲段〔祺瑞〕氏用，段屢督促，延不赴召。衆督軍之過天津也，晚雷震春、張鎭芳與俱。二人辭曰：「張紹軒自有宗旨，非聽人指使者。」衆曰：「彼之宗旨固在復辟，余等助之復辟可也。」二人遂允偕行。既至徐，羣欲張爲之洩憤，張以淡漠待之。時免段祺瑞總理之令已下，而諸人在途，未知；張出京電相示，衆愈譁。張徐語之曰：「諸君既欲洩憤，則非兵力不可。然以何名義而興師乎，既無名義，則只得聽之耳。」遂起入內。是夜又得免倪嗣沖職，以安武軍歸張節制，及免朱家寶職之令。張命人以京電出示于衆。衆怒洶洶，請張出共議。久之，未至。衆排闥徑入，謂張曰：「公意必在復辟，余等誓從公後。」張曰：「既若此，大善。然此事非空言，且須堅定不渝。」衆曰諾。乃皆定約署名而散。大旨分三部進行：一解散國會，二迫黎退伍，三復辟。衆既歸鎭，遂紛紛獨立矣。[118]

又據翹生的「復辟紀實」云：

及到徐時，代表畢集，立開〔第四次徐州〕會議。張勳親自出席，略說數語，意謂現在時局如此，勢非復辟不可，大家如以爲然，卽請簽名爲證。倪嗣倪首起贊成，連曰是是，老大哥所見不錯的。各代表亦同聲應曰是。而張笑謂倪曰：老三，你祇會吃飯，如何會辦事。蓋倪、張係香火兄弟，倪第三也。彼時倪亦微笑應之曰是，於是依次簽名，倪爲首，而奉天代表爲殿，其間絕無表示反對者，更無發表贊成意見者。人謂彼時張勳之氣勢足以懾人；余知各代表亦未嘗無深明大義者，不過當場出諸倉卒，祇得屈從一時，殆一離徐，多數反對，而張勳固在夢中也。[119]

以上兩則記述，雖然略有出入，但是均指出各督軍代表的署名贊成復辟，並非出於本意，祇不過在敷衍和利用張勳而已。故其眞實內幕，誠如「公言報」所云：

各督軍之所以必趨徐州者，以欲達其政治上他種之目的，勢不能不有需於張勳之助力。而張勳則挾一復辟之心，以爲此殆天假之緣，正可以是爲交換之條件。於是於會議之時微露其意，與議者與張勳於復辟一事，雖未聞何等正式之許可，然亦未聞嚴爲拒絕。蓋各督軍以此事決非今日所宜行，而張勳一人之力亦必不足以達其蘄向，故姑聽其自爲囈語。而張勳則自以爲時機已熟，贊助有人，謀逆之心，因而益亟。[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8 **戴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八年第一期，頁一一〇。**

119 **翹生：復辟紀實，頁二四～二五。**

120 **轉引自復辟紀實，頁二五～二六。**

五月二十四日午前，各督軍紛紛起程離徐，倪嗣冲回蚌埠，王占元回湖北，奉、吉、黑代表回天津，張懷芝於二十五日早到濟南。[121] 五月二十九日，倪嗣冲首先通電宣布獨立，其電文略云：

> 大總統蒞任以來，羣小怙權，擾亂政局，國會議員乘機搆煽，日事紛呶。派別競爭，權利攘奪，正人則多方阻抑，黨人則盡力疏通，以致贓私之案層見疊出，幾乎政府一空，所定憲法又係議院專制。現象如此，其何能國？爲大局計，爲小民計，非籌解決之法不足以拯救危亡。世有救國之英傑乎？嗣冲不敏，願執鞭以隨其後矣。自今日始，與中央脫離關係，合特奉聞。[122]

同日，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陝西督軍陳樹藩，五月三十日，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奉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五月三十一日，山東督軍兼署省長張懷芝、黑龍江督軍兼省長畢桂芳、幫辦軍務許蘭洲，六月一日，直隸督軍曹錕、省長朱家寶、福建督軍李厚基、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六月三日，山西督軍閻錫山等先後宣布獨立。時局演變至此，已難有廻旋轉圜的餘地。

三、尋求外援

復辟派深知復辟的成敗，列强的態度實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對「外交」非常重視，多方進行試探，以期獲得列强的支持。惟列强除日本、德國以外，對於中國的復辟活動均不甚重視。民國三年七月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旋對德國宣戰，派兵進攻青島，德、日在中國的競爭轉趨激烈，對復辟活動乃愈爲關心。然而由於史料的限制（特別是德文資料的欠缺），復辟派與德、日間的往還情形，無法詳知，僅能作一概略性的述說而已。

㈠復辟派與德國方面的接觸

就張勳與德人的關係而言，似乎可以上溯到清末小站練兵時期（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九年）。其間袁世凱在天津附近的新農鎮（又名小站）編練新建陸軍（一八九八年冬改名武衞右軍），採德國營制，聘德籍教習，槍礮裝備，亦悉由德國提供。而張勳曾以副將銜出任新建陸軍頭等先鋒官，旋任工兵營、備補營管帶兼行營中軍事（即督練處中軍），與德籍教習當有所接觸。[123]

121 時報，六年五月三十日，「補誌各督軍在徐州之情形」。

122 順天時報，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倪嗣冲五月二十九日之電」。

123 有關新建陸軍的沿革、訓練、教育、及聘用洋員等詳情，可參閱劉鳳翰：新軍陸軍（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民國五十六年）。

民國元年秋天，德皇之弟亨利親王代表德皇前往日本，參加明治天皇的葬禮，回國途中於九月二十六日抵達青島。在青島停留期間，曾於十月六日與恭親王溥偉會面。當天，亨利親王有一封詳細的信給德皇。從這封信上看，溥偉在懇求亨利親王同情中國的復辟活動，但亨利親王指出德國的舉動有十分鄭重的必要，「俾不致激起其他各國在這樣一個微妙的問題上的猜忌、懷疑與嫉妒。」[124] 這可以說是復辟派與德國方面最早的接觸。亨利親王在青島的舉止，頗引起北京政府的重視和不滿，據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德國駐華公使哈豪森（Haxthausen）上德國首相柏特曼何爾味（Bethmann Hollweg）公文中云：

> 在我最近的一次與蔭昌將軍會面時，談到中國政府將派人充駐柏林中國公使事。……在我們的談話中蔭昌將軍接着說起隱居青島的清室遺老，並告訴我他怎樣從德國方面及中國方面聽到亨利親王殿下在他延長在青島的逗留時期中和這般人往來活躍。殿下在那裏接待的人士中有恭親王。蔭昌又說，如果這件事被廣泛的中國各界知悉，他將引以爲憾。蔭昌在和我上述的權威人談話中說殿下和恭親王會面中曾說，他的皇兄陛下和他本人將竭力支持清朝的復辟。我對蔭昌沒有提起這件事。我答覆蔭昌說，十一月初我雖然聽見殿下與恭親王見面事，但這個會面我事前一無所知。我也不知道談話照什麼方向進行。但是，我可以對他保證，帝國政府的政策是以眞誠的興趣和公平的態度來追求中國的發展與鞏固。我要求他照這個意思或者援引我的聲明來對付足以毀壞我們對華政策的謠言。[125]

民國二年一月十三日，德國代理外交大臣齊謀門（Zimmermann）覆電哈豪森，給予如下的指示：

> 閣下受權在有機會時用一種對您認爲是合適的方式否認帝國支持清朝復辟運動的謠言，並强調帝國政府對中國現當局絕對正確的和友好的態度。[126]

儘管德國政府否認贊助清朝復辟，然對於駐兵徐州有志復辟的張勳却暗中支援；民國二年，北京已盛傳張勳的械彈，係由青島接濟。當二次革命期間張勳進攻南京之際，德國陸軍大尉梭司文氏竟與之偕行。[127] 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爲了保持他在中國的利益，對復辟勢力的支持更爲積極。其間張勳也迭次通電反對與德絕交，對德宣戰。民國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德國駐華公使辛慈率同館員暨眷屬

---

124 孫毓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北京，商務，一九六〇年），卷三，頁二五六。

125 同上，頁二五五～二五六。

126 同註124。

127 **復辟始末記**，卷上，頁二九。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隨從等出京返國，於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抵達上海。[128] 途中經過徐州，曾趨訪張勳，有所協商，隨後即有槍八千餘支，炮四尊，從天津運至徐州。[129] 德人尉禮賢（Richard Wilhelm）則四處奔走，準備爲復辟籌借經費。在尉禮賢影響下，於是遺老勞乃宣積極向遜帝溥儀提出「聯德復清」的建議，勸他去德國留學，向德皇的女兒求婚。企圖通過聯姻的辦法，乞得支持。[130] 同時，復辟派分子升允、鄭孝胥等，也在上海與德人司格禮（亦譯爲司克里）、顧錫恩往還，乞求援助。民國六年三月十日（丁巳年二月十七日），鄭孝胥致函升允云：

> 得手書，即過賦秋（按：姚文藻字賦秋，號覺春舂），適德人司克禮日往姚宅，遂與商借款事。彼言日內德人皆作絕交準備，無暇及此，須稍緩再看情形等語。公收納投効之士，恐費大難繼，籌款多落空，似屬危道。[131]

旋升允自青島出發前往徐州，謁訪張勳，張勳左右的遺老劉廷琛（字幼雲）聞悉升允、鄭孝胥籌借德款事，竟從中阻撓破壞，欲令張勳自己與德人洽商借款，亦可見復辟派內部爭權奪利的情狀，據鄭孝胥日記云：

> 丁巳閏二月廿三日（民國六年四月十四日）：鑑泉自徐州來，言于徐州遇升吉甫（按：升允字吉甫）、章一山（按：章梫字一山）、劉幼雲等。吉甫携尉禮賢書與一山同至徐州，夜見張勳，將來滬。劉幼雲告之曰：日人已聞借德款事，將出干涉，恐姚（按：指姚文藻）洩之于日人，子宜勿行。升吉甫懼，即返青島。閏二月二十五日（四月十六日）：賦秋來，示吉甫信云：一山來，即擬偕行，而尉禮賢執拗不肯作信。先生成之，而尉敗之，此乃運氣無可如何等語。而與余信則曰：借款已爲諜者所覺，此中深可駭詫。鑑泉、一山到滬可知其詳，乞秘之，亦勿告培老（按：沈曾植字子培）等語。此乃吉甫信劉幼雲之言，謂賦秋洩其事于日本也。彼意借款爲日所忌，故爲劉言所中，而不知其不然也。劉似欲賣吉甫，而令張勳自與德人商借故耳。其傾險之習，眞小人矣。[132]

經多方解說，升允始於五月二十一日自青島至滬，與德人洽商，德人所提出的借款條件是復辟成功後，首宜開復中德兩國邦交，仍嚴守中立，據鄭孝胥記云：

> 四月初二日（五月二十二日）：大七（按：即鄭孝胥之子鄭垂）同升〔允〕

---

128 北洋政府外交部輯：外交文牘（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本，民國六十二年），參戰案，頁一七。

129 劉望齡：辛亥革命後帝制復辟和反復辟的鬪爭（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頁八五。

130 同上書，頁八四～八五。章開沅、劉望齡：「論張勳復辟的歷史機緣和失敗的必然性」，新建設，六十五卷三期，頁三五。

131 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八三。

132 同上，頁七一。

往訪顧錫恩（按：顧錫恩爲德領事館辦事人員）。……司格禮來。

四月初五日（五月二十五日）：大七往德領署晤顧錫恩。

四月初六日（五月二十六日）：大七與吉甫同訪顧錫恩。顧云：德人已收束一切，專備宣戰，不能助力。

四月十三日（六月二日）：顧錫恩來答訪吉甫與大七，意謂可設法助力。

四月十四日（六月三日）：司格禮來，余與吉甫、賦秋同見之。司出約字一紙，其文曰：「承認帝國新政府（按：指復辟成功後的清朝政府），新政府成立後，首宜開復中某（按：指中德）國交，仍嚴守中立。」用文由司某代達克某（按：卽德國駐上海領事克尼賓 Knipping）轉致某政府商允後，卽速回文承認新政府。

四月十五日（六月四日）：司格禮來云：昨語已告克領事，日內當令書記奢門君來報命。

四月十七日（六月六日）：司格禮來，言已作書催克君。

四月二十日（六月九日）：司格禮來。

四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二日）：司格禮來。

五月十三日（七月一日）：司格禮來，云亦得電，宣統復辟，特來賀。[133]

綜合以上所述，足見德國對於復辟活動大體上是支持的。惟以德國距離中國太遠，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又苦於歐戰，不暇他顧，對於中國復辟派的援助也往往口惠而實不至。不過由於德國的親善態度，使復辟派在精神意志方面頗受鼓舞，多少有助於復辟活動的進行。

㈡復辟派與日本方面的接觸

清末以來日本卽有侵略中國的野心，辛亥革命不久，西園寺內閣所擬訂的對華政策，其主要目的在優先解決「南滿問題」，然後再擴充其在華勢力。此一政策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無甚進展。故大戰爆發後，大隈內閣遂把握此千載難逢的良機，爲實現其「大陸政策」的宿願，而有二十一條要求。雖然，二十一條要求可將日本自明治末年以來對華問題解決了一大半。但因中國普遍的反對，實際上所得不如預期之多。爲了澈底推動對華擴張政策，日本政府復策劃反袁運動以消除其侵華的障礙。迨袁凱猝逝，中國問題因北洋政府的不穩定，反呈現混亂複雜的局面，大隈內閣因而被推翻，結果由反對派共擁寺內正毅出組內閣。[134]

133 同上，頁七二～七六。

134 林明德：「簡論日本寺內內閣之對華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四期，頁五〇一～五〇二

寺內正毅是民國五年（大正五年）十月五日受命組閣，十月九日舉行親任儀式而告正式成立。寺內內閣成立的最大意義，卽在修正大隈內閣的對華政策。[135] 民國六年（大正六年）一月九日，寺內內閣鄭重宣示其對華政策，其要點如下：

㈠尊重並擁護中國之獨立及領土的完整。

㈡爲維護中國獨立及保全其領土完整，中國應作內政上的改革，而日本將誠意的指導啓發中國，以增進兩國的邦交。

㈢日本對中國任何政治派系將採取不偏不倚的態度，絕不干涉其內政上的紛爭。

㈣日本除了在中國已擁有的特殊利益地區之有關問題外，應致力與列强協調，並促使其逐漸承認日本在華的優越地位。[136]

於是，日本的對華政策遂由「加藤式的白色帝國主義」（以二十一條要求等强硬政策爲表徵），轉變爲「黃色的帝國主義」（以西原借款爲中心的侵略方式）。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方式雖有改變，但其本質則並無不同。[137] 而中國的復辟派深知日本的態度對中國政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尤其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影響力益形加重，袁世凱帝制的挫敗，實係日本的反對所致，因此，復辟派分子皆努力與日本方面接觸，以決定行止。惟當時復辟派內部並不融洽，彼此之間爲了爭奪擁戴宣統復辟的首功而各自活動，以乞求日本方面的支持，其代表人物爲升允、徐世昌及張勳等人，玆將此三系人士的聯日（或日聯）活動，分述如下：

1.升允一系人士的活動：升允係蒙古正白旗人，清末曾任陝甘總督，爲宗社黨首領之一。民國五、六年中，經常奔走於青島、上海之間，籌畫復辟，遺老如鄭孝胥、姚文藻、章梫、羅振玉、陳曾壽等，均傾向升允，他們與日本方面的接觸情形，據鄭孝胥（時旅居上海）在其日記中云：

> 丙辰六月二十七日（民國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與賦秋、大七同往日本俱樂部，晤增田、中島、八角、宗方，共談久之。
>
> 十月初六（十一月一日）：日本海軍員中島晉歸國，繼其任者爲少佐津田靜村，以中島介紹，與波多俱來訪。
>
> 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十二日）：日人松本菊雄與西田同來見，在青島與升吉甫（按：卽升允）甚密，且與川島友善。
>
> 十二月初八（民國六年一月一日）：午後三時（雨中）。賦秋與升吉甫及日

135 山本四郎：「寺內內閣時代日中關係の一面」，**史林**，六十四卷一號，頁六～七。

136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上册（東京，原書房，一九六五年），頁四二四～四二五。

137 同註134所引論文，頁四九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遠藤文雄同來，卽遣人邀李季高（按：李經邁字季高）來，談至暮乃去。

十二月初九（一月二日）：晨至東和〔洋行〕視吉甫晤宗方。

十二月十七日（一月十日）：水野梅曉偕日人佃信夫來見升、李。章一山來。汪甘卿來。遠藤來。

十二月十九日（一月十二日）：森山少將來晤吉甫、季高、賦秋等。

十二月二十七日（一月二十日）：夜偕賦秋、大七至東和洋行與佃談至徐州情狀，歸已十二點。

丁巳正月二十日（二月十一日）：姚賦秋來，示宗方、吉甫信，消息甚好。佃信夫電云：升數日內仍來滬。

正月廿一日（二月十二日）：過姚賦秋，觀升吉甫第二書及佃信夫電。

閏二月初四（三月二十六日）：賦秋來，言佃信夫已到，明日赴徐州，催張勳起義。

三月初六（四月二十六日）：姚賦秋來，云宗方作書與升吉甫，深咎其闇于事理，且曰借德款可自主，云無害于日本，日人何爲干涉乎？

三月十八日（五月八日）：姚賦秋來，示吉甫信及錄吉甫復宗方信。

四月初九（五月二十九日）：夜宴升吉甫及日人龜井、篠崎、佐原、宗方、西本、波多等。龜井卽北京順天時報之主任也。

四月十三日（六月二日）：日人林出來，賦秋爲之介紹于吉甫。

四月十八日（六月七日）：姚賦秋來，聞宗方言：李烈鈞等已赴粵。……日人簡道治持林出賢次郎刺來求見，筆談久之，求爲作字二紙。

四月二十日（六月九日）：與吉甫同過賦秋，適宗方來，託爲致電于陳炳焜，由日本海軍無線電轉達。……日本海軍少佐津田及大西齋、波多同來。

四月廿一日（六月十日）：六點半送吉甫至滬寧車站，附七點五十分特快車赴天津。來者送：賦秋、叔用、宗方、波多。

五月初五（六月二十三日）：賦秋來，言海軍與革黨合，將攻廣東。卽電告陳舜卿（按：卽陳炳焜，時任廣東督軍），仍託宗方由日本海軍轉致。

五月初八（六月二十六日）：西本、波多、大西齋來。

五月初九（六月二十七日）：大七以日本文論共和之惡狀寄與日本，謂所謂主張共和者，今皆化爲官仔土匪矣。[138]

以上日記中提及的日人有中島晉、津田靜村、松本菊雄、遠藤文雄、水野梅曉、佃信夫、簡道治、林出賢次郎、宗方、大西齋、波多、西本、增田、八角、西田、川

138 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六七～七六。

島、森山、佐原、篠崎、龜井（按：卽龜井陸良）共二十位，大半有姓無名，其身分難以考究，似多爲日本軍官及大陸浪人。其中被提及次數最多的宗方，當係著名的大陸浪人宗方小太郎，他曾於民國二年五月至青島謁訪恭親王，民國三年二月又走訪升允，同年十月在上海創立東方通信社，[139] 與鄭孝胥、藻文瑗、胡嗣瑗結爲知己，不僅贊同復辟，而且奔走運動，不遺餘力。[140]

民國六年一月十三日，升允爲了尋求外援，專程自上海乘博愛丸前往日本活動，鄭孝胥特撰「贈升吉甫東行」詩一首云：

> 蜍志厭厭久厭看，巍然達道出江干，祈天在恃孤忠在，復辟誰言國勢難。動地波濤送殘歲，傷心關隴話嚴寒，田公雪涕陶齋語，祇許留侯解報韓。[141]

詩後並附註：「陶齋嘗語余：朋友中惟升吉甫異于衆人。」二月四日，升允在東京會見了三浦梧樓將軍（號觀樹，陸軍中將）。三浦說道：「現在內閣決沒有干涉中國內政，可迅速着手實行復辟，如稍有躊躇，機會卽逝。」[142] 對復辟一事頗予鼓勵。隨後升允卽致函佃信夫，告其會晤三浦將軍情形，並請佃代爲安排謁見寺內正毅首相云：

> 佃信夫先生閣下：僕數年以來籌畫復辟之策，久爲中外所共鑒。此次東來，本擬將現在與張勳計畫告知貴國政府。昨晤三浦將軍云，此係清國臣子當盡之義，本國決不干涉，請速歸進行，遲恐無益。僕與三浦交厚，自當從其言，惟張勳暨南北諸同志皆欲得寺內首相一言以爲重，今乃未見而歸，在僕雖無榮辱於其間，而張勳初意，則似不免失望。閣下旣云，寺內稱僕孤忠可憫，僕現在往西京一行，倘肯訂期會晤，請賜電召，三日內尚可回車也，此候日祉。升允再拜。[143]

旋以佃信夫的奔走斡旋，終於促成寺內與升允的會見。當寺內聽完佃信夫的介紹及閱畢升允所交付的徐州會議誓約後，卽以溫和的語調云：

> 張勳氏的希望，本人業已詳知，當命駐北京日本公使注意保護宣統帝的安全，盡可放心。諸君旣已根據十三省督軍連名宣誓的精神圖謀復辟，日本沒有理由加以反對，請勿顧慮，盡可按計畫行事。張勳氏旣已聲稱不要求日本給

139 參見「宗方小太郎君」，載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對支回顧錄**（東京，一九三六年），下卷，頁三九九～四〇一。

140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一二（第三號）。

141 **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六九。

142 「森岡青島守備軍參謀長致田中參謀次長電」附「軍司令官、升允會談之件通牒」，**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一九～二〇。

143 引自「佃信夫君」，**續對支回顧錄**，（東京，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下卷，頁一一四七～一一四八。

與任何援助，本人也但願如此。然而此等事體是需要多方準備的，故請轉達張勳，如有何需要援助之處，盡可提出。[144]

寺內又轉向升允本人云：

聽說先生寄寓青島，歸國之後，可能遇到某些不便之處，屆時盡可與日本駐軍司令大谷商量，不必客氣，本人亦將致函大谷說明此意。[145]

經過這次會談後，升允內心十分歡暢，據民國六年二月十一日鄭孝胥日記云：「姚賦秋來，示宗方、吉甫信、消息甚好。」[146] 或係指此事而言。二月十四日前後，升允自日本返抵上海，隨於二月二十三日乘神戶丸前赴青島，與日本青島守備軍司令官大谷喜久藏洽談，大谷對於復辟問題表示非常的關切，並云：「如有某種不便之處，望能隨時見告」等等。[147] 然而三月二十六日，日本陸軍大臣大島健一突有訓令給大谷：

關於復辟之舉，貴官與升允會談時應注意下列原則立場：日本政府對於中國的內政問題本無干涉之意；但在此時發動復辟，造成混亂，不但對中國不利，即對宗社黨的前途亦頗不利。故望貴官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力勸升允；發動復辟，目下尚非其時。[148]

這頗使大谷左右爲難，旋將此訓令原封交給升允，希望其諒解。升允大爲沮喪，祇有另謀他法徐圖復辟了。

2.徐世昌一系人士的活動：徐世昌在政治上是一個頗具野心的人物，袁世凱死後，日本寺內內閣上臺，對外標榜不干涉中國內政，徐卽有復辟打算。他曾派前駐日公使陸宗輿赴徐州與張勳聯繫。嗣後於民國六年一月，又派陸宗輿赴日本試探日本當局對於復辟的態度。日本鑒於袁世凱帝制失敗的教訓，未敢予以支持，表示：「今所謂復辟者，乃十餘齡之幼主，又有種族問題之關係，不待智者可知，其致亂有餘，爲治不足也。」由於日本政府不支持，徐世昌遂打消復辟念頭。[149] 關於陸宗輿活動的情形，孫毓筠有較爲詳細的記述：

陸宗輿之赴某國（按：卽日本）也，報紙喧傳謂爲運動某國政府贊助復辟。嗣經秘密調查，知陸此行陽爲收領交通銀行借款，陰實奉有徐世昌之命，試探某國政

144 鄒念茲譯：「張勳與佃信夫」，載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二六。

145 同上。

146 同註141。

147 「張勳與佃信夫」，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二七。

148 同上。

149 章宗祥，「復辟問題小記」，轉引自章伯鋒：「有關張勳復辟的幾種史料」，載光明日報，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府對于復辟之意向。並携有徐自擬的復辟條件，其內容大致如下：㈠擁載宣統復辟；㈡設輔政王一員，代皇帝執掌政權，以曾官大學士軍機大臣資格最高之漢人充之；㈢輔政王由皇帝勅任，十年一任，但得連任；㈣皇后由漢大臣之女聘充等語。另有與某國協商條件，如某國政府肯出力援助，復辟事成後，願以兵工廠合辦，及軍隊警察一部分之管理權爲酬報。陸臨行時，曾過徐州以此條件面呈張勳，請其核定。張閱竟，怒形于色，謂陸曰：「似此條件，祇爲成全徐某一人功名富貴，于清室有何利益？若論地位資格，輔政王一席，我亦有分，何獨徐某！」陸悚然不敢置詞。臨行時，索條件底稿，張云：「此稿須留在我衙門存案，不能還君。」[150]

徐世昌所擬復辟條件共有八款，不僅張勳憤懣不平，其他的復辟派分子也交相指責，如金永斥其爲「荒謬絕倫」，「私意滿腔」。[151] 胡思敬則謂：「徐氏何人，乃敢以八款妄事邀求，可謂無忌憚之至。幸而不成，成則好題被人做壞，不足取信天下，以後更難措手矣。」[152]

陸宗輿在出發赴日（民國六年一月三十日左右）之前，曾走訪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少將，陸向齋藤表示：「欲令國家前途樂觀，只有復辟一策，更何況復辟是可行的。」齋藤與陸會談後，即向參謀總長呈報云：

> 我想中國實行復辟，日本政府絲毫不要反對，其成功時應毫不躊躇地予以承認，如其希望在財政和軍事上有所援助時，應給予相當的援助，並聲明願盡力親善提携，而不具任何附帶條件，這毋寧是對將來大有便宜。[153]

然而由參謀本部轉來給齋藤的電報中却有外務省方面認爲「如果現在就聲明復辟成功即承認其新政府，是極爲不當的策略，而且危險萬分。有何必要時，令黎、段、馮敵對之等」這樣一個批判性的附註。[154] 這與齋藤親善復辟的意見，大異其趣。

另外，陸宗輿在行前也曾經誤訪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告知其赴日的眞正目的，林權助並未表示意見。待陸抵日後，林也因公務返回東京。林對於段祺瑞未參加在內的復辟活動能否成功，頗表懷疑。故林在與外務大臣本野一郎見面時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表示：「復辟決不可行，若盲目行動，一定失敗。」本野接受了林的意見，於是二人請陸至本野家中進餐，清楚地對陸說明此刻並非復辟的時機。[155]

---

150 孫毓筠：「復辟陰謀紀實」，文載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之時報及中華新報。

151 「金永致劉廷琛函」，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八四。

152 胡思敬：「致潛樓書」，退廬筆牘，卷三，頁四，載退廬全集（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本，民國五十九年）內。

153 原載日本外務省記錄「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復辟問題」，一～四，轉見於臼井勝美：「張勳復と日本側の接觸」，歷史教育，十四卷一號，頁七三。

154 同上。

155 楊凡譯：「林權助筆下的張勳復辟」，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一三—一一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本野外相，陸在東京還謁見了寺內首相，以及加藤高明、犬養毅、町田敬宇中將（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等人。[156] 關於復辟問題，寺內內閣的態度冷淡，適與陸預先所想像的相反。所以陸自日本返國後，即致函張勳說寺內首相反對復辟，雖然日本名士中贊成復辟的人也很多，可是一些想乘中國動亂來擴張日本利權的人，却不贊成此一復辟行動。陸亦告訴徐世昌說，現在的時機不適於復辟，必須考慮等待時勢的變化再說。[157] 其後督軍團紛紛獨立，陸復於五月三十日往見林權助，試探其對時局的反應。陸說如果時局演變到大總統退位的地步，依照約法馮國璋副總統或將升爲元首也未可知，惟馮態度始終曖昧不明，爲全體督軍所見棄，其結果復辟論者勢必因此而得勢。然林回答說，以目前反對大總統（指黎元洪）和國會的局面來說，實行復辟，更非其時。[158] 林權助既言明不贊成復辟，徐世昌、段祺瑞遂勸阻張勳北上。六月六日，陸宗輿致電駐日公使章宗祥（亦屬徐世昌一系）云：

> 徐〔世昌〕宣言此時惟求得良政府、良法、良國會，決無變更國體之意。張勳仍主復辟，但係少數，各督軍表面亦贊張意，在促其發兵，權與遷就，並非眞意。[159]

六月八日，本野一郎外相約見章宗祥，會後章即致電陸宗輿云：

> 頃本野非正式約談，謂美使以公文勸告，顯然干涉中國內政，日朝野均不謂然，深冀徐東海（按：即徐世昌）諸公速將大局商定，若再遲延，恐外交上將大生糾紛，此爲中國存亡關鍵。諸督軍熱心愛國，務宜注意。至復辟恐有大亂，尤望速息此議，迅將强國政府成立，庶可進行一切。[160]

徐世昌因知日本政府意向，即與甫抵天津的張勳會面，以復辟不可能成功勸阻張勳，張勳終表同意，[161] 而屬徐一系向持復辟論調的陸宗輿、曹汝霖等人，態度也爲之一變。

3.張勳一系人士的活動：如前所述，張勳與德人的接觸較早，平常又極醉心於德國帝制主義，[162] 相形之下，與日本的關係就顯得較爲疏離。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期間，張勳所部攻下南京（九月一日入城），大肆刼掠，城內日僑寓所、店舖受損

---

156 「町田敬宇與陸宗輿會談要旨」，**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一七。

157 同註153，頁七四。

158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五月三十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二三一二四（第六九二號，極秘）。

159 同註149。

160 同註149。

161 「在天津松平總領事致本野外務大臣電」（六月八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二六（第一〇二號）。

162 **復辟始末記**，卷上，頁二九。**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四日，「張勳與德國之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甚重，有三人被殺，數人負傷。[163] 以致日本政府嚴重抗議，提出嚴飭張勳、張勳須親詣南京日領事謝罪等各項條件。[164] 同年十二月，袁世凱即以此外交問題爲藉口，免去張勳江蘇都督的職務，調爲有名無實的長江巡閱使，由是，張勳對日本頗懷怨憤。

民國五年九月，張勳召集第二次徐州會議，最後決議運動日本，一俟其同意，即刻進行復辟。[165] 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石光眞臣少將，由直隸省長朱家寶作書介紹，至徐州訪問張勳，「打開胸襟」與張勳會談了兩夜。[166] 會談的地點是在徐州安徽督軍署，列席的尚有萬繩栻（張勳的參謀長）、金永（前山西巡按使）、和謝介石（直隸省長朱家寶的秘書）。會談中張勳强調爲了打開中國現狀，只有復辟一途，爲此，日本的支持是絕對必要的。請日本改變其順天時報（日本在中國的機關報）贊同共和、擁護民黨的論調，對宣統皇帝加以保護並給予武器和金錢上的援助。張勳指出，贊成復辟且已確實連絡的有山東、直隸、河南、奉天、吉林、黑龍江、新疆等省督軍，此外徐世昌、康有爲、李經羲、升允、曹汝霖、陸宗輿均同意復辟，肅親王也已參加該項活動。由於這項活動的現階段與段祺瑞不相干，故段不會反對，而採旁觀的的態度。因此，日本政府的同意乃爲舉事的第一要件。其具體的計畫是藉段祺瑞、黎元洪府院間的衝突爆發時，一舉實行復辟，推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爲總理。張勳懇請石光，無論如何希望能得到日本的援助。[167] 民國六年一月，石光即致電參謀總長上原勇作，謂張勳切望知道日本的意向，並謂：「關於此計畫（按：指復辟），日本政府大體上的方針當做決定，不妨私下承諾予以贊同如何？」[168] 然而一月十二日，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有「此際關於中國內政上的陰謀運動，表裏都必須迴避」的訓令頒示，[169] 陸軍方面也有同樣旨趣的

163 時報，二年九月六日，特約路透電，及譯聞，「張勳大掠南京之續聞」。

164 上海之時事新報，二年十月十八日，緊要時事，載有日本外務省所發表日本政府對於「南京事件」所提出的條件爲㈠有殺掠行爲之兵卒及直接指揮之將校，須按其罪狀處以死刑及其他嚴重之處罰，並於處刑時使日本駐寧領事及領事館員監視。㈡嚴飭張勳及其以下直系上官。㈢令張勳親赴駐寧日本領事表示謝意。㈣對於死傷者及其他一般被害者，支付相當之賠償金。㈤行凶之聯隊開赴日本領事館令行舉槍禮，以示謝罪之意。㈥別由中國政府公然向日本政府表示謝意。因此，九月二十八日午前九時，張勳隨同參謀陳毓昌親赴南京日本領事館，向船津領事表示謝意。十月八日，民國政府下令江蘇都督張勳着嚴加申飭，陸軍中將白寶山亦嚴加譴責。又時報新報，二年十二月二日，專電，謂罷免張勳事，日使催迫甚力，政府無確答，反囑日使勸駐寧領事，容忍張勳，謂張勳一離寧，兵禍立見。張勳與日本關係的惡劣，由此可見。

165 同註150。

166 「中國駐屯軍司令致參謀總長電」（十二月二十七日，天電極秘第十九號），同註㊸，頁七二。

167 同上。

168 「天電極秘第二十二號」，同註153。

169 「本野外務大臣致在中國林公使電」，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三（第二十九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訓令給石光。三月二日，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又致電齋藤季治郎少將（駐華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中將（黎元洪之總統府軍事顧問）、石光眞臣少將、森岡守成少將（青島守備軍參謀長）、高山公通少將（關東都督府陸軍部參謀長）等，謂日本對華方針、對中國政黨政派，向守「不偏不倚」的態度，有關日本援助復辟的傳說「全無事實根據」，各官員宜尋求適當機會，向中國人辨明，一掃誤解。[170]

儘管田中參謀次長有如上的電令，但是參謀本部與外務省之間對於中國復辟問題的意見並不一致。外務省方面，本野外相、林權助公使堅決反對復辟，主張支持手握實際政權的段祺瑞。參謀本部方面對復辟似仍存有幻想而表現出同情的姿態。石光眞臣對復辟尤具好感，曾推許張勳爲中國人物中的翹楚。[171] 民國六年五月一日，田中義一自東京出發，前來中國。[172] 張勳一派的復辟分子似已預先聞知此事，張鎭芳在致張勳函（四月三十日發）中云：

> 聞田中次長乃寺內之腹心，遠道來華，實欲調查各方何人可助，對于我輩宗旨，似甚贊同。石光〔眞臣〕迭次來言，謂一到徐州，總求推誠款洽。……敬再密啓者：如抱從前宗旨，與田中談，只可請其贊成，不可求其幫助。倘處處求彼，則彼笑我毫無力量矣。想我公似不河漢斯言。[173]

五月十五日，田中與張勳在徐州晤談。在談話中張勳表示他本人的主義和希望已經透過石光司令官詳細地向日本方面轉達，因此不必多言，繼而率直地敍述了他欲貫徹復辟的願望。田中對張勳的主張深表同情，但勸張事有輕重，時有緩急，不可輕舉妄動。[174]

六月三日，倪嗣沖率軍進抵天津附近的楊村，爲日軍所阻，李經羲（時已發表爲國務總理，尚未就任，親近張勳）卽派謝介石逕與石光眞臣面商，石光立刻傳令放行。是日，金永致函張勳，述說其經過情形，並云：

> 惟今日石光見告，渠援林公使函稱，連日黃陂（按：卽黎元洪）邀請，商懇贊助，聲言張督軍、朱省長，以及前巡按使金某某等，往來徐州京城，介紹石光，密爲謀議，以圖復辟，已非一日。此事非請貴公使眞意幫忙，將其破散不可。渠卽答以並無所聞，況石光爲倣國軍官，于貴國政局，何相關涉。黃陂力稱聞之甚確。渠復問其究竟聞之何人。支吾再三，始言爲陸建章所說

170 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一五。

171 「楊度致張勳函」（六年三月十三日），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二九。

172 田中義一傳記（東京，田中義一傳記刊行會，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上册，頁六四九。

173 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四九。

174 田中義一傳記，上册，頁六五四。

等語。渠當付之一笑，特以告知云云。[175]

六月五日，田中義一抵北京，由於林權助的極力勸說，終於打消支持復辟的念頭，據林權助記云：

> 他（按：指田中）一到北京，即刻如約來到我家。晚上隨便聊聊，我問田中：「你見了張勳吧？關于復辟問題他一定說了些什麼，你恐怕隨聲附和了吧？」田中含糊其詞地說：「也不是沒有談過，但是……」他說得非常曖昧。因此，我進一步追問說：「的確，在兩人之間，話是無可不談的。但是從你的口氣聽來，對方一定認爲事先已經得到你的同意和諒解。」……田中是一個很爽快的人。他立刻說：「如果這樣，就堅決予以制止吧！」……當天晚上，關于張勳的復辟運動，我向田中說出了自己如下的看法：「我還沒有直接和張勳見過面，但我可斷定張勳一派的活動，即使我們要制止也是制止不住的。因此，如果按照日本方式作模稜兩可的回答，這一派人就會做出適合于他們自己的解釋，認爲我們已經同意了他們的計畫。這樣一來，會給日本帶來很大的麻煩。因此，日本必須明確說明：現在絕對不能同意他們的計畫。」田中當然接受了我的意見。[176]

於是田中即令在徐州會談時擔任翻譯的中島（天津駐屯軍翻譯員）急赴徐州，並隨張勳同車由徐州至濟南，把田中的意見轉達給張勳，希望其能諒解。[177] 六月八日，張勳抵天津，田中又派坂西利八郎大佐至天津向徐世昌陳述復辟一策的不妥，促徐說服張勳。[178] 另一方面，六月十一日，在東京的章宗祥公使往訪本野外相，將張勳對日本參謀本部和外務省之間關於復辟意見不同的疑慮轉達給本野。於是本野當天即致電林權助，要其與田中次長協議對張勳作一直接了當的表示：「復辟終將失敗，又此際如固執右項意見（按：指張勳的復辟主張）的話，將得不到帝國政府的同情。」[179] 因此張勳滯留天津，躊躇再三，復辟的信念也爲之動搖。

以上是有關張勳一系復辟分子與日本官方的接觸情形，至於與日本民間人士的往還，則以佃信夫的活動最值得注意。佃信夫號斗南，係著名的大陸浪人，早年曾往朝鮮參加內田良平、鈴木天服等人所組織的「太佑俠」一派的活動。日俄戰爭前

---

175 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五四～五五。

176 「林權助筆下的張勳復辟」，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一四～一一五。

177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六月九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二七（第七五五號）。

178 「林公使致本野外相電」（六月八日，第七四四號），同註⑬，頁七五。

179 「本野外務大臣致在中國林公使電」，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二八～二九（第四三二號，至急極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夕，與田川大吉郎、中村弼、同進午、細田謙藏、中島信虎、中西正樹、佐佐木安五郎等組織「日東俱樂部」，致力於對滿問題。日俄戰爭後，與內田良平、宮崎寅藏等贊助中國革命甚力。清廷遜政後，佃信夫漸革與命黨人疏遠。民國五年，曾從事反袁及響應「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與中西正樹前往奉天郭家店會晤巴布札布。其後返回日本，對於復辟愈益熱切。[180] 民國六年一月初旬，佃信夫自日本出發，前來中國。甫抵上海，立即分別訪問了姚文藻、鄭孝胥、李經邁和升允等人，就復辟問題交換了意見。又經李經邁介紹，隻身前往徐州，晤訪張勳。[181] 據鄭孝胥日記載稱：民國六年一月十日，「水野梅曉偕日人佃信夫來見升、李。」一月二十日夜，「偕賦秋、大七至東和洋行與佃〔信夫〕談至徐州情狀，歸已十二點。」[182]

佃信夫在徐州盤桓期間，曾經與張勳開誠交談。他勸告張勳說：「如以敵視日本的態度進行復辟，那是非常錯誤的。必須事事接受日本的誘導和扶持，復辟方能成功。」張勳經過充分的考慮後，對佃信夫說：「關于復辟之舉本人並無向日本求援之意。只是段祺瑞從前曾帶頭勸告宣統皇帝退位，故對復辟之舉，絕無贊成之理，此點已十分清楚。本人前此舉行徐州會議之時，各省督軍都表贊成。段祺瑞亦派徐樹錚前來參加，徐亦表示贊同，但其眞意如何？一時尚難逆料。因此，將來發動復辟之時，勢將與段難免一戰。如果與段交戰，則北京宣統皇帝身邊發生危險之時，日本公使館如能予以援引，並力加保護，則本人可以毫無顧慮地與段祺瑞一決雌雄。願煩先生盡力者，僅此而已，不知意下如何？」張勳接着又說：「大約兩個月前，駐天津的日軍某將軍（按：卽石光眞臣少將），經本人之同志直隸省長朱家寶介紹，前來徐州會晤。彼時本人亦曾提出此事，請助一臂之力。該將軍答稱，此事本人不能擅做主張，當將尊意轉達日本政府，然後根據政府的意見，再做明確答覆。不意該將軍一去，迄無消息。看來日本政府的意向，還是要援助段祺瑞繼續實行共和政治」云云。張一面要求日本保證宣統皇帝的安全，一面表示對日本政府的眞實意圖惴惴不安。于是，佃信夫便對張勳詳細述說了寺內首相的爲人以及去年年底與佃會見時所表示的態度。並說：「寺內首相當會滿足閣下的希望，贊成復辟，並盡力保護皇帝之安全。但從程序上來看，大帥應該先向日本政府表明：復辟是全國輿論之歸趨，然後再請求予以諒解。幸而大帥已召開兩次徐州會議，立有誓約，可否將該誓約提示寺內首相。徐州會議，雖南方五省督軍未曾出席，但其餘十三省督軍全部參加，並均對復辟表示贊成，故該誓約亦可視爲輿論的代表。如能將該誓約持

180 「佃信夫君」，**續對支同願錄**，下卷，頁一一四四～一一四六。

181 同註⑭，頁一二三。

182 「鄭孝胥丙丁日記」，**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六八～六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往日本，不但寺內首相可以諒解，即其他有心之人亦將一致同情。如有適當的人持誓約前往日本，本人願做引介，與寺內首相會見。」張勳聽後，立表同意，答稱：「如是，就勞升允老人走一趟吧！」遂派特使急赴上海，請升允速去日本。[183]

當升允甫自上海出發，佃信夫也乘船返回日本。升、佃二人在日本的活動情形，已在前面提及，此處不再贅述。三月二十六日，佃信夫自日本乘春日丸抵滬。[184]旋即前赴徐州，張勳特別召開參謀大會。會中提出種種意見，最後一致認爲「日本既已表明態度，宣統皇帝的安全亦勿須擔憂。既然如此，何不及早舉兵，發動復辟？」佃對此提出不同的意見說：「諸君急欲行事，其情固可理解；惟此次復辟，不宜做爲張氏個人的單獨行動，只有由十三省督軍聯合舉事，才算是代表全國的意志。爲此，必須有足够的時間，使每人都能做好充分的準備。如在四月末至五月中旬之間，約定同日同時一齊起事，方不失爲萬全之策。是否應該如此，尙請各位仔細考慮。」佃信夫從客觀的立場上提出這一建議，即時得到張勳的同意，他首先發言說：「這是寶貴的忠告，必須依計而行。」隨後又徵詢大家的意見，無不表示贊成。於是，遂決定按此方針進行復辟。[185]

不料大約十天以後，升允忽從青島派密使前來徐州謁佃，並送來一封意外的通知，其中附有日本陸相大島健一于三月二十六日發給青島守備軍司令官大谷喜久藏命其力勸升允「發動復辟日下尙非其時」的一道訓令。[186] 佃即將封訓令譯爲中文，呈示張勳。不久，佃離徐前往濟南，抵濟南後，佃立刻拍發一長電給寺內首相詢問眞相，同時佃亦考慮到寺內首相或許碍難直接回答，遂另外致函內閣書記長官兒玉秀雄，說明各種情況，請其代爲執筆。然而東京方面杳無回音，儘管佃再發兩電催促；依舊不見反應。荏苒之間，三週已過。某日，忽接同志長島隆二的一封長信（五月五日所寫），謂寺內首相特約其晤談，並囑其將所談意見代爲轉達。長島在這封長信中不但把寺內談話的要點一一罄告，並且將其歸納如下：

㈠陸軍當局所發之電報，本人毫未得知。猜想陸軍當局深恐輕舉誤事，該以故特發此電令，以喚起注意。事關機密，切勿洩露。

㈡佃君來函所談各節及本人對此事之意見，亦未告知陸軍當局。此點，應請注意。

㈢就今日周圍之形勢觀之，發動復辟，實恐萬難奏效。一旦失敗，吾人不獨爲中國之前途憂，亦且爲有關人員之安危懼。將來須肩負兩國重任之人，尤應

183 鄒念玆譯：「張勳與佃信夫」，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二五。

184 同註182，頁七〇。

185 同註183，頁一二六～一二七。

186 同註183，頁一二七。

諦觀形勢之演變，切不可意氣用事，以遺他日之悔。[187]

佃信夫看完長島的來信後，旋返徐州，將原信及譯文交給張勳，張即刻召開參謀會議討論此事，佃在會議上表明態度云：

> 此次挫折，完全是由于日本陸軍當局目光短淺，一味信賴段祺瑞所造成的結果，大谷司令官收到的陸軍大臣的訓令，完全是陸軍當局的獨自見解，首相事先並不知道。此點，已由長島的來信中得到證實。原來的日本陸軍、外務省兩當局都想援助段祺瑞內閣，從而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吾人根據中國五千年來的禮教傳統和道義觀念，認爲共和政體殊不可爲，故欲發動復辟，幸而寺內首相和我們抱有同樣的看法。只是陸軍大臣等深恐寺內首相本乎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斷然行事，爲了先發制人，所以在暗中向大谷司令官發出了這道訓令。基於此種情況，本人亟願返回東京面見首相，併與陸軍當局折冲，詳加勸說，使彼等贊成復辟，看來還不是絕對辦不到的。本人雖是一介書生，無何實力可言，但願與寺內首相同心戮力，或可使彼輩翻然覺悟，贊同我們的行動。願諸君充分發表意見，然後啓行。[188]

與會諸人自張勳以下一致表示贊成，佃遂決定歸國。張勳特舉行宴會，爲佃餞別。翌晨，佃即隻身歸返日本，從事活動。至六月中旬，聞知張勳率兵北上，即由日本兼程趕往北京，參與復辟。

以上所述是張勳入京發動復辟以前，復辟派內部以升允、徐世昌、張勳爲中心的三系人士與日本方面接觸的梗概。至於其他的復辟分子，如籌安會幹部蔣士立，於民國五年十二月中旬自北京南下，歷訪張勳、馮國璋、康有爲；旋於民國六年二月前往日本，以張、康兩氏的意見叩諸大隈重信、尾崎行雄、犬養毅、原敬等人。奉天督軍張作霖也因謝罪之事（即爲鄭家屯事件向日方道歉），至旅順與日本關東都督中村覺見面，順道拜訪肅親王善耆，並將有日本之行。[189] 同年（民國六年）二月七日，張作霖又對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赤塚强調說：「當今之急務是復興清朝，集權中央，以實力君臨天下。」然而復辟的成功與否「還是取決於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如果在舉事之際，日本像第三次革命時那樣援助南方的話，就無法達成復辟的目的。[190] 另外，宗社黨領袖肅親王善耆也有訪日的計劃，大約在二月間前後，復辟分子均將注意力集中於東京方面。至同年六月，復辟風聲愈形熾盛，民黨領袖孫

187 同註183，頁一二七～一二九。

188 同註183，頁一二九～一三〇。

189 「清朝問題勃興」，**東京朝日新聞**，大正六年二月二十日，轉見於上海之**中華新報**，民國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緊要新聞。

190 「在奉天赤塚總領事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二月八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一二～一三（第二十三號）。

中山先生乃特派戴季陶前往日本調查復辟運動的內幕。戴氏旋於六月十六日從上海啓程，六月二十一日抵達東京，先後去拜訪日本前海軍省軍務局長秋山眞之中將和田中義一中將。田中極力否認其與張勳有關，且表示反對復辟運動。當時戴氏所住的東京金生旅館內復辟分子雲集，皆係滯留日本從事活動者，據戴氏回憶：

> 我一到金生館，就看見絕不是尋常日子，門前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一望而知這裏面有活動人物住着。住定了之後，細細問旅館的主人，原來「日本的中國復辟黨」，都聚會在此地，肅王派、恭王派、宣統派的領袖都齊了。滿清倒了之後，清室的親貴們，只有藏着過安樂日子，那有一個人有什麼復辟的勇氣。所設復辟黨，在中國人中除了張勳、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吳稚暉先生所說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騙子。所謂復辟運動，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幾個北京浪人、滿洲浪人，才是整天家興風作浪。此時正是他們大舉興師的時候，聽說是大倉組拿出二百萬運動費給他們，所以擺得出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架子。191

這段回憶對於復辟派的批評稍欠公允，但是所述復辟分子在日本的活動情形，當爲事實。惟復辟分子苦心孤詣不斷地與日本有關方面接觸，而所得的反應並不一致。像石光眞臣、齋藤季治郎、三浦梧樓、田中義一等武官，對復辟活動頗爲贊同；像權助、本野一郎、西原龜三（寺內首相的私人代表）等外交官員，則反對復辟甚力。這純係個人私見，均不足以代表日本政府的意向。日本政府其時在寺內正毅主持下，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爲標榜，態度審愼，作風穩健，對於復辟派的多次試探，始終未有具體而肯定的允諾，而對手握政治實權的段祺瑞却頗爲看重，多方籠絡，尤其是中國參戰問題發生後，日本政府與段之間的關係日趨密切（段及日本均力主中國參戰，意見相同，利害一致）。民國六年六月，西原龜三應段派人士的邀請四度訪華，在華停留約兩個月，卽在此時期內，寺內內閣的援段政策正式確立。張勳罔顧情勢，不聽勸阻，貿然發動復辟，以致段祺瑞奮起聲討，在日本的贊助支持下，不出兩週，卽將復辟戡定。復辟派經此頓挫，銳氣盡消，其後復辟活動雖然仍賡續進行，已無復昔日的聲勢和景象。

四、謀定而動

㈠張勳北上前的密謀

民國前一年（一九一一）十二月初，張勳自南京敗走（爲革命黨之江浙聯軍所

191 戴季陶：日本論（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三年），頁七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擊敗），退守徐州，旋於民國元年一月間由徐州退至兗州（治所爲今山東滋陽縣），殘餘舊部僅三千餘人，除老少兵丁能有戰鬪力者，不過千餘人。然自同年二月以來，聲言奉大總統命令竭力招兵購械，至四月間，已招足二十五營，軍裝槍砲精足，每日操演三遍，外表已有可觀。[192] 民國二年七月，二次革命爆發，張勳奉令率部自兗州南下，擊退江蘇討袁軍，攻佔徐州、南京，所部「江防營」已增至四十八營，合計祇一萬二千餘人。[193] 同年十二月，張勳又以長江巡閱使名義，自南京移駐徐州。民國三年六月三十日，北京政府命張勳爲定武上將軍仍兼長江巡閱使。於是，張勳之江防營遂改稱「定武軍」，與安徽將軍倪嗣冲的「安武軍」同爲彰明揭櫫之私人軍隊。其編制皆任意爲之，與定制既不相符，復非巡防綠營之舊章。各營隊人數之多寡亦至不齊一。官佐的階級，及其陞調統率，皆自由定易，陸軍部不得過問。至全部官兵人數究竟若干？槍械若干？則不僅外人鮮有知者，即身在其中之人亦無從明瞭眞相。因其編制既參差，而各級軍官之濫報冒名，空缺吞餉，已成爲各該軍公開之秘密，即倪嗣冲、張勳本人亦無法查得實數。軍中嗜鴉片者極多，時人呼該兩軍爲「雙槍隊」，張部更因其主帥倡言忠於滿清，全軍皆保留辮髮，人又呼之爲「辮子兵」。兩部主帥竟以姦淫擄掠，作爲對部下戰勝的獎勵品，軍紀風紀，更談不到。其惡劣窳敗，爲全國之冠。[194] 民國五年九月第二次徐州會議前後，張勳所部定武軍已擴充爲五十八營，玆將其駐紮情形列舉如下：

統帶官	統帶營數	駐紮地點	備註
第一路統領陳德修	五營	九江、湖口	
第二路統領殷恭先	五營	壽州	殷恭先時任皖北鎭守使
第三路統領張文生	十八營	徐州	張文生時任徐海鎭守使兼定武軍總司令
第四路統領周金城	四營	蚌埠	
第五路統領李紹臣	四營	南宿州	
第六路統領吳起恆	四營	浦口	
第七路統領康永勝	七營	臨淮一帶	
第八路統領楊瑞文	十營	南宿州	
分統白寶山	一營	海州	白寶山時任海州鎭守使

[195]

192 天鐸報，元年四月十一日，中外大事。

193 時報，二年十一月三日，「張勳之兵近閩」。

194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臺北，文星，民國五十一年），上册，頁二五七～二五八。

由於實力日增，張勳圖謀復辟之心益亟，終至利用黎、段府院之間的衝突，率其定武軍北上發動復辟。一般都以爲張勳的率兵北上，是起於民國六月一日黎元洪電邀張勳來京共商國是。實際上早在同年四月間，黎卽有邀張北上的企圖，當時有一批復辟派分子集中於天津、北京兩地，爲張勳北上之舉籌謀計畫，這批復辟派分子中以阮忠樞、雷震春、張鎭芳（以上三人原爲帝制派分子，袁世凱死後轉而投靠復辟派，支持張勳甚力）、金永等人最爲活躍，經常與張勳函札往還，告知情況，商定行止。

民國六年一月十七日，北京方面喧傳當日徐樹錚、楊度、孫毓筠、雷震春、陸建章等人在天津會議復辟手續，張勳亦派有要人前往與謀。[196] 同年三月，在北京的蒙古喀喇沁王貢桑諾爾布派顧瑗爲代表，前赴徐州面見張勳，談復辟各事。[197] 至四月九日，段祺瑞電召各省督軍入京開軍事會議。黎元洪深恐各省督軍爲段所利用，因此極盼張勳北上，反對此舉。遂命其總統府秘書唐浩鎭（字郛鄭，江蘇常州人，係黎元洪親家）往告張壽齡（字小松，或筱松，曾任熊希齡內閣財政次長），意欲使張赴徐州勸駕。張則推薦金永（字道堅，清末曾任知府，民初任山西巡按使，對張勳執弟子之禮），電約金永到京。[198] 金永隨於四月十五日抵達北京，卽往見黎元洪。次日，唐浩鎭約見金永，謂黎囑爲道意，並囑致意張勳，謂今日局勢，黎總統實處孤危之地，全仗張勳維持大局，力爲關顧。隨卽交給金永特別密碼兩本，且言切盼此次軍事會議張勳能來京一行，主張大計。金永卽告以恐不能來，唐卽言，如能來一直截電文，亦爲黎所深盼，並請金永往徐州一行。金永則答以且視張勳來與不來，軍事會議決與不決，再定徐州之行。[199] 由此可見黎元洪窮蹙無策的窘狀。然而金永、張壽齡均不主張張勳北上，惟張覆電，謂北行已決，勢難中止。故一時有張勳四月十七日將抵天津的傳聞。於是四月十六日晚，阮忠樞偕同金永自北京搭車赴天津迎迓。阮、金抵津後始知張勳已暫緩北上，卽前往天津鹽商王郅隆（字祝三，爲倪嗣沖之親信）家，與張鎭芳（字馨庵）、雷震春（字朝彥）、倪嗣沖（字丹忱）、段芳貴（字香岩）等人會晤。飯後，阮忠樞密詢倪嗣沖意旨，倪謂此次軍事會議係由其發起，先商諸徐世昌、段祺瑞，均極端贊同，曾電約馮國璋，馮不至，正可推張勳爲領袖，因促阮赴徐州一行，或去電徐州勸駕。倪並謂：將設計倒黎排馮，之後卽可擁戴徐世昌，徐並非不肯出山，但決不肯作第二人。如徐得

195 順天時報，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徐州會議之雨絲風片」。

196 「李廷玉致張勳函」（六年一月三十日），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八。

197 「貢桑諾爾布致張勳函」（民六年），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二八。另見「張鎭芳致張勳函」（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同書，頁三三。

198 「阮忠樞致張勳函」（六年四月十九日），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四四。

199 「金永致張勳函」（六年四月二十四月），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四七～四八。

居首席，一、二年後，將內政整理，國勢略定，再由徐之手，歸還舊主（指宣統皇帝），其勢尤順而易。四月十七日，阮忠樞即當倪嗣沖、段芝貴面，依二人之意擬一電稿，由阮、倪、張鎮芳列名電達張勳，以敷衍倪、段。實則阮另外有電報給張勳說明原委。是日，衆人並前往天津張勳私邸見張勳之妻曹氏，倪、段縷述希望張勳北來及要求派人勸駕之意。曹氏以事先得阮忠樞報知，洞悉內情，故即應允，派劉差官前往徐州。[200] 四月十九日，阮忠樞又發一密函勸阻張勳北上，以免爲倪嗣沖等所利用云：

> 乃丹忱發起會議，非但爲芝泉（按：段祺瑞字芝泉）保全地位，又生出倒黎、排馮、擁徐諸計劃（原註：如何倒法，如何排法，如何擁法，但有此目的與思想。至用何種手續，作何等進行，似均未籌及）。而皆欲假手於我公，是利用我公也。公如爲所利用，非但保全芝泉，而芝泉並可藉公分謗。公如不爲所利用，則芝泉對於協約各國，亦可藉公卸責，謂我政府所以不能貫徹加入主義，以實行宣戰者，徒以某人提倡反對，從中作梗耳。是於利用之中，且隱含有傾陷之意。而黃陂（按：即黎元洪，黎係湖北黃陂人）一方面，亦亟盼公來，亟盼公昌言反對加入，因之以倒閣而去段。概置大局於不顧，各挾私意以相爭，內容如此複雜，暗潮如此激烈，公如來京，豈不作難？何如置身局外，作壁上觀，派一代表周旋其間，則各方面之形形色色，均歸我公籠照之中，而回翔自有餘地。至於反對加入，固極正當，但彰明較著，昌言反對，協約各國，必不愜意。以個人而傷協約各國之感情，似乎亦犯不着，不如不負責任，特將此事壹諉諸政府。此區區私見，專爲我公個人計者，不審尊意以爲然否。[201]

由是，張勳遂電覆張鎮芳、阮忠樞，轉知倪嗣沖，決定暫不北上。倪大失所望，以爲張勳不來，會議難有結果。四月二十五日，各督軍、代表在北京開軍事會議，一致主張對德國宣戰。並即定妥方針，藉參衆兩院不肯通過之時，用軍警圍困議員，並派隊監守總統府，挾制黎元洪下一切命令，宣布戒嚴。然後以汪大燮署交通總長，葉恭綽（字譽虎，一作玉瑚）爲次長，以曹汝霖署外交總長，夏壽康署內務總長，段芝貴署參謀總長，段祺瑞以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而以徐樹錚（字又錚，一作幼曾）爲次長，范源濂（原教育總長）、程璧光（原海軍總長），均予留任，此爲督軍團預備用人情形。[202] 至五月十日，乃果有公民請願團包圍衆議院、毆傷議

200 同註198，頁四四～四六。

201 同註198，頁四六～四七。

202 「張鎮芳致張勳函」（六年四月三十日），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四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迫其通過參戰案的事件發生。次日，直隸省長朱家寶、雷震春、張鎮芳等協議結果，認爲這次中央騷亂，實係進行復辟之大好機會，即命謝介石携帶密函前往徐州勸促張勳。[203] 該封密函由雷、張署名，其內容略云：

> 現值箭在弦上，欲罷不能，黎、段兩人斷難並立。趁此機會，厲兵秣馬，可以定亂爲名，收服人心，藉圖大計。時不可失，機不可緩，各界傾仰，全注徐州，姑看一星期中，都門未知成何景像矣。川軍互鬨，湘省戒嚴，中央麻木不仁，無力壓制。似此政府，幾類東周，有建義旗者，誰不響應？各督軍亦有贊助者，蕅卿（按：即李慶璋，爲張勳親信，時任徐海道尹）想已言之矣。是否有當，敬乞卓裁。[204]

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毅然免除段祺瑞國務總理之職，督軍團益形激憤，舉行第四次徐州會議，求助於張勳，屈從其復辟主張。五月二十八日，劉廷琛、胡嗣瑗到徐州，與張勳會商復辟。張勳對劉氏云：「此事必須入都舉辦，擬借調停之名而入。已示意於黎，若得一命令相召，尤便。然無令余亦決行也。」[205] 至六月一日，黎元洪果下令召之，令曰：

> 據安徽督軍張勳來電，瀝陳時局，情詞懇摯，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誠信未孚，致爲國家禦侮之官，竟有藩鎮聯兵之禍事，事與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軍張勳功高望重，公誠愛國。盼即速來京共商國是，必能匡濟時艱，挽回大局，跂予望之，此令。[206]

於是張勳欣然應命，隨囑劉廷琛先一日入京，通意于清宮，自言過天津不停，直接進京，立刻發動復辟。[207]

六月二日，獨立各省在天津設立總參謀處，以雷震春爲總參謀。雷旋即通電全國云：「震春承推任總參謀，茲於六月二號就職，並於天津河北中州會館設立總參謀處，嗣後公文函電，請逕寄該處爲盼」。並且宣稱由其暫爲主持，出師各省，「意在鞏固共和團體，另訂根本大法，設立臨時政府、臨時議會。」[208] 實則暗中主持之人爲徐世昌及段祺瑞，次如汪大燮、梁啓超、李經羲、段芝貴、孫寶琦、熊希齡等，則爲其副參謀，再次如曹汝霖、陸宗輿、葉恭綽、張鎮芳、張國淦、徐樹錚

---

203 「石光天津駐屯軍司令官致上原參謀總長電」（五月十三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册，頁二二（天電極秘第三十四號）。

204 「雷震春、張鎮芳致張勳函」（六年五月十一日），**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五〇。

205 〔陳〕冷汰：「丁巳復辟記」，**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八年第一期，頁一一一。

206 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本，民國五十五年），頁三四七。

207 同註205。

208 **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六日，「天津僞參謀處通告成立之文電」。

、曲同豐、湯化龍、王賡、靳雲鵬等，皆奔走籌畫最出力者。梁士詒、楊度、湯薌銘、陳宧、倪嗣冲、倪毓棻，及山西、奉天、山東、河南等省代表，亦皆至天津。於六月三日開會，商討進行辦法，結果議決：㈠總統退位仍居北京。㈡推徐世昌爲大元帥。㈢組織臨時政府，以段祺瑞爲總理，曹汝霖爲外交總長，段芝貴爲陸軍總長，湯薌銘爲海軍總長，梁啓超爲財政總長，錢能訓爲內務總長，范源濂爲教育總長，葉恭綽爲交通總長，並以江朝宗爲北京監察使。㈣招集憲法研究會、憲法討論會及各帝制系議員，並囑各省加派代表兩人，組織臨時議會。[209] 與會諸人旋將各項決議呈明徐世昌，徐卽同意，而段祺瑞則以此種辦法進行太急，不甚穩便，且黎總統退位，西南各省必起而反對，不如擁黎以號令天下。徐、段意見旣分，事情遂遭頓挫。上海之中華新報曾評述其內幕云：

> 實則主張徐世昌爲大元帥者，係復辟派之一種過渡駁動，待布置停當，卽揭出鞏固共和之假面目，請宣統登位，而轉以徐世昌爲監國，內閣則一仍其舊。段派之人物則以段氏之資格坐定一大總統，而忽授於人，於心亦不願，頗暗中反對。然復辟派之進行仍烈，將來兩派或有內訌之勢，亦未可知。[210]

北京之順天時報則將天津總參謀處分子分成四派：㈠武人派：卽獨立七省的督軍與退伍的賦閒軍官等。㈡陰謀派：以某賢人（按：指梁啓超）爲領袖，而某某議員（按：指湯化龍）副之。㈢帝制派：如段芝貴、曹汝霖、朱啓鈐、張鎭芳等人。㈣復辟派：以楊度爲中堅，某聖人（按：指康有爲）、某相國（按：指徐世昌）、某省長（按：指倪嗣冲）皆預聞其事。[211] 此四派人士各抱宗旨，貌合而神離。六月六日進行密議時，陸宗輿主張復辟，湯化龍主張維持共和，大起衝突。六月七日，雷震春大倡復辟之論，研究系及交通系之反對者與起爭持，至於互揪互打，雷氏頭部且爲茶碗所擊中。[212] 當時有署名「謫居」者，著時事新詩，內有「公戰何如私鬪勇，血流頭破在天津」之句，卽指此事。[213] 而列强方面對於天津總參謀的成立和活動，均不謂然。六月六日，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奉其本國政府訓令，面見外交總長伍廷芳，遞送警告書，其大要如下：

> 美國對於中國之內爭非常憂慮，甚望速卽恢復平和與政治上之統一。中國對德宣戰與否爲第二之問題，目下至要之問題在國內之統一。中國今日之國家的進步之道，不可不益進行，美國對於中國有友誼上援助之責任。美國以中

209 中華新報，六年六月七日，「天津特別通信」。

210 同上。

211 順天時報，六年六月六日，「天津總參謀處之內容」。

212 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十日，「北京特別通信」。

213 翹生：復辟紀實，頁三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之統一維持中央政府，與美國有重大之關係，爲中國之利益及爲世界之利益，故甚熱望立息黨爭，盡力再建統一政府，中國欲與列强爲伍占世界的地步，不可不避內爭之波瀾云云。[214]

曹汝霖曾赴北京代督軍團接洽各國公使，未得要領，公使團且示意不承認天津軍政府。[215] 陸宗輿在天津運動各國領事團，亦被嚴詞拒絕。[216] 即連行將北上的張勳，也堅決反對天津總參謀處分子的一些舉措，據孫毓筠記云：

皖、奉、魯、豫、直、晉各省，既已獨立進兵，時居留天津洋北系諸軍人，以及交通系、研究系各派，皆思利用此機，在政治方面各占地位。並以徐世昌之授意，公同發起組織總參謀處，通電獨立省分，謂將組織臨時政府，召集臨時議會。一面密電張勳，請其聯合各省，領銜發電，公推徐世昌爲海軍大元帥。由梁啓超代擬電稿，派錢能訓親自赴徐。乃張勳大不謂然，謂徐將奪其垂成之功，對錢能訓力斥此舉爲不合時宜。親擬覆電，有「此等辦法，異常荒謬，萬難贊成」之語。徐得覆，憂憤成疾，閉門謝客。[217]

(二)張勳北上後的舉指

民國六年六月七日，張勳率其定武軍十二營，名爲六千人，實數約四千三百餘人，自徐州乘車北上。[218] 於六月八日抵天津，張勳抵津後，知日本不予支持，不得不停止前進，待機入京，對於復辟，猶豫不決。致使在京之劉廷琛、陳毅、胡嗣瑗、陳曾壽諸復辟份子，大起恐慌，憤而求去。當時胡嗣瑗致書陳曾壽云：

昨快函計已達，盡一日之力與社友（按：指諸復辟分子）搜索枯腹，設題爲課（按：指策畫復辟如何進行）。大約于鱗詩派（按：李攀龍字于鱗，明人。此處借指新發表的國務總理李經羲）不能家，則二樵（按：黎簡字二樵，清人。此處借指黎元洪）以一窮老諸生，何從得籠罩一切之概。受題者意在從此着眼，或仍可引人入勝。弟無已再留三日，萬祈轉致吟儕（按：即社友之意），切勿遽散。[219]

由此即可看出彼等焦急不安的情狀。劉廷琛則憤張勳失信，語侵之，張曰：「余非不辦，但稍緩，察看形勢，此事終必辦成也。」劉退草一函以貽之，責其欺君賣友

214 時報，六年六月八日，譯電，「北京七日東方通信社電」。
215 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八日，本館專電。
216 順天時報，六年六月七日，「曹陸運動外交界之失敗」。
217 孫毓筠：「復辟陰謀紀實」，文載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的時時及中華新報。
218 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十日，「徐州快信」。
219 引自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八八。

臺灣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亦怒，事遂中挫。220

六月八日當天，張勳在天津下車後，即首先往訪直隸省長朱家寶，次入李經羲宅，稍事晤談，復拜訪徐世昌，協商調停方法。221 同日，張勳對黎元洪的代表使節夏壽康提出收拾時局的條件：㈠解散國會。㈡解散省議會。㈢確立責任內閣。㈣懲罰總統府內羣小。㈤修正約法。㈥赦免帝制關係人物。㈦改造憲法會議。222 同時，張勳的衞兵五百人，已抵北京，駐紮於天壇。隨後又有一千五百人繼至，駐於南城永定門外。張勳且以最後通牒致黎元洪，要求解散國會，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否則將來之結果其不負責任。223 於是，在張勳等人的催迫下，黎元洪祇得屈從，據中華過信社謂黎決定解散國會的原因云：

> 解散國會，今勢在必行，決無變動。其原因以黃陂（按：指黎元洪）初聞張勳有復辟主張，曾親筆函請徐東海（按：指徐世昌）維護共和。徐復稱段芝泉（按：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故人又稱其爲段合肥），無能爲力。當又函段合肥請維護國體，有個人犧牲無論至何地步在所不惜語。迨張到津後，段先表示贊成復辟，熊希齡、汪大燮等反對尤力，會商結果，因僅提出調和條件，限期答復。黃陂認此項條件，倘加否認，慮張再提復辟，故對第一條解散國會已具決心，惟刻下尚未發表。224

解散命令所以遲遲未能發表，主要是代理國務總理伍廷芳堅持不肯副署。六月十一日晚，黎元洪特派夏壽康、李國筠、鈕傳善携帶解散國會命令赴津，要求李經羲副署，李以尚未就職爲藉口拒絕副署。225 六月十二日，黎遂免伍廷芳代理國務總理兼職，以步兵統領江朝宗暫代國務總理。六月十三日，黎即下令（由江朝宗副署）解散國會。226

國會既經解散，張勳、李經羲隨於六月十四日由天津入京。227 六月十五日，張勳赴總統府謁見黎元洪，商定解決時局辦法。六月十六日，張勳着紅頂花翎黃馬

---

220 同註205。又據復辟派要人金梁云：「張忠武勳之首復辟也，初主持重，未敢即發難，劉幼雲廷琛，先與有約，至是嚴促之，張語游移，劉厲聲責以欺君賣友。張血心人也，不能復忍，遂決一擲。」見金梁：瓜圃述異（臺北，文海，近史叢刊續編，民國六十六年），頁一四。

221 順天時報，六年六月九日，「張勳抵津之行動」。

222 此據北京六月九日「東方通信社電」，載於時報，六年六月十日。譯電。及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十日，東西要電。又當時各方對於所提條件之內容各有不同說法，莫衷一是，可參閱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十日，社論。

223 時報，六年六月十日，譯電，「北京九日德文報電」。

224 載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十三日，東西要電。

225 順天時報，六年六月十三日，時事要聞及「津聞一束」。

226 解散國會命令見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三四七。

227 順天時報，六年六月十五日，「津聞一束」。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褂，至清宮謁見溥儀，其謁見情形如下：

> 張勳既謁總統，卽于次日七時半，頭戴紅頂花翎，身穿紗袍褂，坐汽車至神武門換乘特賞肩輿，赴宮請安，並帶領定武軍統領四人，隨同入謁。清帝當賞張紫禁城騎馬，卽時叫起，張遂同四統領入內，行禮畢四統領退出，張則由世（世續）、紹（紹英）、耆（耆齡）三人，並禁衞軍索團長，護軍營唐統領，導入養心殿謁見宣統，而陳時局。四皇妃復親臨養心殿，垂詢一切。宣統設筵，爲張洗塵。前清攝政王、濤、朗諸貝勒均在坐。十一時半始撤宴。張獻納修理陵寢經費，爲數甚鉅，清室亦賞賜古磁名畫數件。張是日一切禮節，悉依舊例，卽所遞職名柬，亦仍稱奴才。228

六月十八日，張勳以黎元洪對於督軍團所提出的各項條件已一一允從，而通電勸告各省取消獨立，撤還軍隊。據順天時報載稱：黎批准之督軍團要求條件並非張勳署名，而爲李經羲、王士珍、江朝宗三人具名呈請者，其條件有六，下註按語：㈠實行責任內閣（下註：此項當然可以照辦）。㈡改訂憲法（下註：俟將來由各省愼選人員，會議如何組織議憲機關之方法，此卽近日所計畫實行者）。㈢行一院制（下註：俟議憲機關產出，由該機關議定）。㈣清室優待條件加入憲法（下註：總統總理竭力疏通）。㈤特赦政治犯（下註：將來由各省呈請總理轉呈總統）。㈥懲辦公府（按：卽總統府）僉壬（下註：現已遠離，毋庸呈議）。229

六月十九日，直隸、河南、安徽、陝西聲明取消獨立。六月二十日，奉天、山東、山西、浙江聲明取消獨立。惟山東督軍張懷芝、安徽省長倪嗣仲、奉天督軍張作霖仍反對李經羲組閣。張懷芝在致李經羲的電文中有「仲老（按：李經羲字仲軒）年高，難堪劇務，不如適性煙霞，優遊自得」的語句。倪嗣冲的電文中有「閣下今尙不聽反對，猶思就任，則將來反對更甚，與其屆時下台，莫如刻下不就任爲愈」的語句。張作霖的電文，與倪電大同小異，辭意極爲堅決。230 六月二十一日，天津總參謀處宣告解散。六月二十五日，李經羲恃張勳爲後援，不顧各督軍的反對通電就國務總理職，就在李經羲懵然不知積極組閣之際，張勳等人已決定鋌而走險，發動復辟了。

五、結　語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228 **復辟始末記**，卷上，頁二四。他如**順天時報**，六年六月十七日，「張督軍入覲前清宣統」；**時報**，六年六月十九日，「張大帥入覲宣統帝紀事」，亦有類似但較爲簡單的記述。

229 **順天時報**，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督軍團要求條件之確實披露」。

230 **同上**，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時事要聞。**時報**，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督軍仍反對李內閣」。

總之，民國肇造清帝遜位以後，復辟派分子卽念念不忘恢復清朝。但民國元年至五年，是袁世凱當政時期。在這段時期內，由於袁自有相當的聲勢能力，各省軍事長官又多爲其北洋舊屬，故中央政府對於各省尙能控制，維持一統的局面。在此一統的局面下，復辟活動雖甚頻繁，却少有展布的餘地。及袁世凱病死，中央政府威望頓衰，各省軍人遂肆無忌憚，擁兵自雄，形同割據。於是復辟分子趁勢進行種種計畫，積極部署。惟是是復辟派內部並不整合融洽，不僅有肅王派、恭王派、宣統派的區分，而且張勳、徐世昌、升允等人之間也有矛盾存在，上海的一批遺老則根本不支持張勳的行動。然而張勳一系的復辟分子，意氣昂揚，獨斷獨行。既不顧復辟派內部意見的分岐，復不本顧日方面的反對，徒恃少數隨張北上的定武軍及督軍團不甚牢靠的允諾爲後盾，貿然發動復辟。固能得逞於一時（前後不過十二天），而迅卽失敗，其失敗的種種原因，或可由本文所述丁巳復辟的醞釀過程中一見其端倪。（本文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七十一學年度研究獎助費，特此申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